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14n0550

金色童子因緣經

宋 惟淨等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550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如是隨聞：
尊者大迦葉已趣圓常，尊者阿難具大威德有大智慧，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悲心如佛普攝一切，能於國城聚落方處，隨彼彼處，以勝方便調伏化度一切眾生。乃至後時，廣為教化俱胝百千諸眾生故，宣說正法而雨甘露，灌注心頂，周遍廣嚴大城菴羅樹園，皆作利樂。
是時，王舍大城有一商主，其名日照，居處城中，財寶富饒眷屬熾盛，其廣其大攝聚增多，與毘沙門天王等無有異；以富盛故，娶於上族，相與嬉戲遊止娛樂，久無嗣息，長者眷屬心懷渴慕極生憂惱。
是時，忉利天中有一天子具福威德，天報將盡五衰相現，然其樂欲觀佛出世，乃至涅槃莊嚴等事，求於人中相續受生。
爾時帝釋天主，觀彼天子將其謝滅，樂欲觀佛莊嚴等事，欲於人中相續受生。知已，乃謂彼天子言：「汝若樂欲人中生者，汝今應知，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其名日照，而彼妻室堪汝托陰。」
天子答言：「我昔曾聞，彼商主者於佛法中而無淨信。」
帝釋復言：「仁者！今當如我所作，我能令彼日照商主於佛法中深生淨信。」
天子白言：「如天主語，唯然受教。若彼商主與其妻室，乃至盡壽歸依三寶，我當從命托彼陰中。」
是時，帝釋天主從天中隱，即於王舍大城日照商主舍中，處空而住，以其帝釋天主色相威神，周匝是舍有微妙光，而為照耀。
時日照商主見是微妙光明照已，深生奇異，舉熙怡目周遍四方，審諦觀察乃見帝釋天主勝相，即時頭面禮奉雙足，作是白言：「天主！我於今日快得善利，汝天聖尊降于小舍，當何教令？吉祥勝事何所成辦？」
天主答言：「商主！知汝無子，汝若希求有子息者，汝與妻室從今已往乃至盡壽，應發淨心歸依三寶，當生貴子。」
是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心意泰然，踊躍歡喜，作是白言：「天主！我等今者如尊教令，從今已往乃至盡壽，同已妻室皆發淨心歸依三寶。」
爾時，帝釋天主為其日照商主及彼妻室，開發淨信歸依三寶已，即於王舍城中隱而不現，還復忉利天中彼天子宮，現住其前，為彼天

子一一廣宣如上事相。乃至其後，而彼天子於彼天中謝滅天報，即於王舍城中日照商主之妻托陰胎藏。
聖子入胎，奇相斯現，時商主妻身中自然具有最上色相威光，悅意香風時來吹觸。是時，國城賢女之家皆生智者，復有五種獨異之相。何等為五？一者、能知人所愛樂；二者、能知人不愛樂；三者、知時；四者、能知時中微細；五者、能知入胎藏事。入胎藏事者，謂入胎時能知所生是男是女，若是男者於胎藏中依右而住，若是女者於胎藏中依左而住。
是時，其妻心生歡喜，謂夫主言：「君應當知，我觀于今所懷聖子，胎藏分位漸增成長，依右而住，其後當生決定是男。」夫主聞已，加復欣悅。
時商主妻其身輕舉，乃舒右臂，即作是言：「我久時中希求子息，願見子面，今所懷子，若生未生我今宜應營作福事。」即召主執：「聚以珍財隨力行施，令我種族久住昌盛。何以故？我於前世，若少若多隨行布施作福事已，於今生中施名不墜，亦復生生隨逐不失。」
爾時，商主之妻胎藏漸成，預知其相，處于高閣安隱之所，善養護之。寒即隨寒而妙資養，熱即隨熱而妙資養，方藥攝治飲食順度，苦醋甘辛鹹淡之味悉無過極，六味調勻離諸愆失。復以瓔珞莊嚴其身，猶如天女，而常遊戲歡喜園中，若座若床高低隨易，或履地時無諸硬澁，亦不少聞不悅意聲。乃至其後胎中分位成熟圓滿，或滿八月、或滿九月，生一童子，色相殊麗人所樂觀，端正嚴好支體成滿，身有金色光相艷赫，諸分具足悅目適心。眾共瞻覩，金黃色衣自然覆體，旃檀香風遍觸其身，口中復出優鉢花香。
童子生時，長者舍中又復雨眾妙衣，所雨之衣皆悉金色，迦尼迦花繽紛而墜，現如是等希有瑞相廣大圓成。
是時，日照商主與其妻室、并諸眷屬，見是事已，咸生驚異。于時商主，即出其舍住於門側，自外而觀愈增欣躍，見是相已，乃作是念：「童子誕生誠多增長，心生最上最極歡喜。」還入舍中，乃至其後見是童子，色相殊麗端正嚴好，踊躍歡喜，說伽陀曰：

「快哉！我今得善利。　快哉！意願已圓成。
福威德子今日生，　是故我心大歡喜。」

說伽陀已，以歡喜故，復出家中殊妙衣服，普施沙門及婆羅門、孤露貧者、宗里、親屬，以營福事。
爾時，童子生後已經二十一日，廣為修營眾福事已。親族共議宜當立名，有親者言：「今此童子身有金色艷赫光明，諸親今當為此童

子立名金色。」眾議已定，于是乃名金色童子。
是時，商主即為金色童子選八女人命為其母：二為養育；二為洗濯；二為乳哺；二為戲翫。由是速疾長養成立，如淨蓮花淤泥中出，漸當教習童子藝能，若書、若算，及諸事業：一為安布書算印記；二為安布諸所用具；三布衣服；四安布馬；五布乘輿；六布珍寶；七布童男；八布童女。如是八種廣安布已，悉令觀矚驗其所好。而後，童子藝業成立語言明利，信心清淨志意賢善，自利利他具大威德，善修悲行成就法欲，愛念眾生智慧明了，善解文論，如是童子功業圓備。
商主爾時作是思惟：「今此童子福威德力，衣服財寶一切圓具，然我不知此福威德其何所因？豈非以我歸依三寶勝威力故，此子誕生獲是勝福？」其後商主於佛法中轉生淨信，依時如應作諸佛事。
爾時，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名曰離垢，經泛大海獲利圓成安隱而還，為佛世尊及千二百五十苾芻眷屬，普遍清淨飯供已訖，一一苾芻復以三衣而為布施。于是，離垢商主淨信之名充遍世間，咸讚是言：「今此商主善為商導，涉渡大海果利無虛，而能於佛法中廣作勝事。」
時，日照商主聞是言已，願相習學，乃起是念：「我若同此涉渡大海無難還者，願我當以佛諸聲聞弟子之眾，乃至遍住此閻浮提，以佛教勅聚為一會。我當悉以上妙飲食，遍供給已，復於一一苾芻，各以上妙三衣周行給施。」作是念已，具以上事告語其妻，妻即答言：「夫主！若能有其勢用，隨汝所願必能成辦。」
是時日照商主，即於王舍城中，三復振鈴遍警告已，乃與五百商人眷屬登涉大海，既已得渡安處彼方。
時佛世尊已入涅槃，其後復聞尊者大迦葉亦入涅槃。乃至後時，金色童子於竹林精舍，聞一苾芻誦無常偈曰：

「若晝若夜中，　或行或復住，
如大河迅流，　念念無停止。
寢宿過是夜，　壽命隨減少，
猶如少水魚，　斯何有其樂？
此色相衰朽，　病集即破壞，
如羊被殺時，　命去死不久。
此身非久住，　地等六大成，
譬如曠野居，　無門無關閉。
此身何所樂？　穢惡眾盈流，
病苦所縈纏，　老死常驚怖。
今此穢惡身，　病集即離散，

得勝寂靜時，　乃最上安樂。」

是時，金色童子聞是偈已，於生死中極生厭離，欣樂涅槃廣多讚歎，即時禮奉彼苾芻已，乃發問言：「向聞聖者所誦偈句，云何語邪？」
苾芻答言：「汝今當知，此是佛語。」童子聞已，於佛法中益生淨信，乃發諦誠樂欲出家。轉復肅恭於苾芻前，再伸拜奉白言：「聖者！我今樂欲清淨出家，惟願聖者，悲愍攝受令得出家。」
苾芻答言：「汝欲出家，父母聽不？」
童子答言：「未承其命。」
苾芻告言：「汝今宜應往白父母，若其聽許，乃可出家。」童子復言：「如尊所教。」
是時，金色童子深厭生死極大怖畏，志樂出家，即還自舍詣其母所，拜奉雙足前白母言：「願母知我，我今樂欲清淨出家，於佛法中修正法律，惟垂聽許。」
母聞言已，悚然驚懼拊膝傷歎，謂其子言：「唯汝一子我所愛念，如其意樂百種依隨，云何汝今捨我出家？」
子白母言：「母今當知，諸有恩愛決定離散，願母于今聽我出家修正法律。」
母聞言已，逼惱之心，轉復增極哽咽垂涕，復謂子言：「子今當知，勿於我前三復斯說，無令熱血自口而流。」其母即時乃自思忖：「若今如是畢竟不能止其意樂，宜設方便以解其心。」乃復謂言：「童子！汝父淨信，於佛法中廣營勝事，已涉大海非久即還，汝今宜應俟父歸復，父必有命聽汝出家。」
是時，童子於母孝奉即自思惟：「我若重復啟言陳告，必令我母極生逼惱，我宜從命俟父還家。」于是童子默然受教。
爾時，金色童子以其色相嚴好殊麗，凡於四衢經遊出處，眾共瞻覩觀者無厭。時童子母復作是念：「我子端嚴色相殊麗，眾所愛樂，然我之子於世間法深生厭背，以是緣故心常懷疑，此子欻然捨我出家。我今應當隨逐防衛，子若去之後當生苦。」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金色童子，其後常時親近有智沙門婆羅門等，隨逐聽受善妙所說解脫道法，或復親自書寫經典，及營勝事。
是時，日照商主於王舍城外有一大園，花菓繁茂清流嚴好，金色童子日往遊適，或時棲處讀誦經典。
時王舍城中有一妓女，名迦尸孫那利，年少端嚴人皆欣慕。
是時國主阿闍世王，有一大臣其名勇戾，王極寵念多所委用，於彼妓女素深染緣，日日邀詣勇戾園中嬉戲娛樂。
其後一時，彼迦尸孫那利女眾妙莊嚴，出王舍城詣勇戾園，方及路次，見金色童子亦出王舍城外詣日照園中，色相殊麗端正嚴好，身有金色威光艷赫，金黃色衣自然覆體，悅目適心眾共瞻覩。彼女見已，乃作是念：「奇哉！色相殊妙若此。奇哉！威光艷赫無比。」念已，即時恣其瞻矚，又復思惟：「世間若有具福女人，應得此子而為其夫，斯福女人彼應難得如是丈夫嬉戲娛樂。然我今者其復云何？欲祈緣契有無礙耶？何以故？今此童子諸丈夫中而獨殊麗，我今雖復極生愛戀，設何方便而獲契會？」即時趨詣彼童子前，注意觀覩，復自思忖：「今此童子體性端凝具大威德，棄背世間欲染邪緣，趣向涅槃真實正道，我雖愛慕彼不納受；我今不應於斯受恥，我亦不住勇戾園中，宜隨彼往所止之處。」言已，即時密隨童子之後。
爾時，童子知是事已，而即速行先入園中，遣守門者關閉其門。是時迦尸孫那利女，隔門白言：「童子！此何道理關閉園門？我今故為汝來至此，汝今堅不令我獲其瞻覩，亦非所宜。」童子默然不答。
時彼女人又復惟忖：「今此童子不出二事：一者、或復畢竟不為世欲所染；二者、或為鬼魅所著。於一切處以我色相或以言說，皆悉不能獲其附近，我今雖復志欲親附，然斯觀覩關閉于門，縱使巧智設何等方便，而終於我作其遮止。我今或復勿令知覺，但俟他晨先來園中，潛伏宵止，而是童子其必後來，我即進身潛相附近。」時彼女人作是念已，即復旋歸入於城中。是日，女人不獲造詣勇戾之園。
是時，勇戾於自園中竟日遊賞，日時向暮彼亦不來，傾望既久還入城中，即遣使人詣彼迦尸孫那利妓女之舍，謂女人言：「汝於今日以何緣故不至園中？」是時女人巧運方計，答使人言：「汝可為我啟白大臣：『我於今日風恙所縈，頭目昏痛，由斯事故不獲詣

園。』」使人受言未遑迴白，親里近人潛已告語：「是日女人都無疾恙，但為往彼金色童子園中遊觀，是故不來大臣園所。」
爾時，勇戾大臣聞是語已，忿恚欻生審諦思忖：「若此迦尸孫那利女，與彼金色童子有所契會，斯實令我作無義利。」由是忿恚結縛於心，世間所謂女人怨縛，最為第一。
是時，大臣恚火燒心極為逼惱，守度是夜。得至明旦，召一侍人而謂言曰：「汝可執劍，從于我後出王舍城詣日照園，我有少緣速疾營作。」侍人答言：「如尊旨 命。」
爾時，侍人執劍隨從勇戾大臣出王舍城，入彼日照商主園已。時迦尸孫那利妓女，種種嚴身亦出王舍城外，詣于日照商主之園，繼踵而入。時彼女人園中忽見勇戾大臣，見已，驚惶投竄無地，乃作是念：「今日大臣決定於我大作佷惡無義利事。」
是時，大臣見女人已，恚火熾然焚燒心意，眉蹙額皺異相悖興，即速奔前執拽其女，髮髻蓬亂覆面于地，勵聲謂言：「汝今來此與彼金色童子誠有要契，妄謂我言風恚縈逼，巧以方計而相欺調，事相若此，怨縛寧逃，諒汝今時故難活命。」
是時，迦尸孫那利妓女聞是言已，苦惱自召，大生驚怖：「我今無復命得存耶！」內極悲哀垂淚號泣，從地旋起前詣大臣，禮奉雙足緩發其言，懇切告白：「仁者悲念，不應於我殞害其命，女人之身多生過失，自今而後我不復作，乃至盡壽誓為婢使，願以仁慈止息忿恚，與我殘命使令存活。」
時彼大臣雖聞如是悲切之言，以佷毒心都無聽納，於其恚火轉復熾然，謂侍人言：「汝今宜速揮以利劍，斷取其頭棄置于地。」
時彼侍人聞是惡者猛惡言已，發大戰怖，乃作是念：「苦哉！癡人極無悲愍，與此女人素深染緣，而何一旦以彼小罪欲害其命？苦哉！我今於斯人所求其養活，猶如蛇毒實堪驚畏，何故我於下劣人所，而求依止？我於諸處隨入艱險，豈非我今死時至耶？或復我今顯說其言而當告白，若顯說時彼或能止如斯罪業，知是不正法已，毀責心意。」又復見是女人驚懅危逼，悲哀涕泣，作是念已，即時合掌前白勇戾大臣言：「惟願仁者，悲哀止息，無令我作如是種類不義利事，無令我作宰殺之人，無令我今勇悍其意而造殺業。我主仁慈，願賜救護，況此女人容止端嚴，人所樂見，王舍城中久時棲止，諸方來者多人欣慕。又此女人一切人眾共所愛念，云何我主明慧有智，於一切人所愛念處，反生瞋恚？願今止息如是惡緣，當免二世極重殺業，無至堅執使其破壞，勿令我身造斯惡行而自焚燒。又此女人色相盛年眾共慈愛，於仁者前悲哀逼迫，以甘軟言懇切祈告。我聞彼言心大戰悚，又聞仁者猛惡之言欲斷其命，轉增惶怖，

至于邊地惡人尚無勇心故害人命，況乎仁者能勇害耶？假使一切畜生之類，見諸危逼尚起愍心，況復人倫生殺害意？」
是時，侍人說伽陀曰：

「仁者所出非理言，　我尚不欲聞其說，
況復使我實所行，　願今止斯極惡業。」

時勇戾大臣聞是說已，以佷恚緣堅執不捨，意念差失不復本心，轉增瞋恚起諸惡相，厲聲謂言：「咄哉！男子！汝於此女亦深愛念，以儻護心違我旨教，隨處遮止不欲彼殺。汝今從命殺即為善；若不殺者，汝於今時命亦不存。」
時彼侍人覩斯執見佷惡危逼，乃自惟忖：「苦哉！我今隨逐入是險惡難中，我今若不從命致殺，彼當決定反害我命。何以故？而此女人愛念素深，尚欲堅害，況復於我不致殺耶？我若從命，於此女人賢善之身揮其刃者，我即復何名丈夫耶？我今寧可於一切處壞自身命，決定終不害彼女人。」其後侍人別運方計，即自惟忖：「我今宜應執劍逃竄，若己若他必能護命。」念已，即時持劍奔竄，迅速其步欲出園中。時勇戾大臣亦逐其後，至於門側。
時，迦尸孫那利妓女身力羸瘁，餘命無幾，思欲奔竄其力無堪。念已，即時勉力而起，即速前奔至一牆界，牆仞既高不能過越。是處適值大臣旋還，即時女人於阿提目多迦花林之間，避走潛伏，大臣不見，即於是處周行觀矚，乃見女人在高牆側潛伏林間。是時牆下，先有黑蛇潛處其穴，因是出穴螫彼女人右足致傷，大臣見已，亦復奔走。是時女人即自思念：「此必大臣來害我命。」爾時專一唯懷死怖，其後非久即知是處為蛇所螫。
是時大臣，旋詣林間觀其女人，瞋恚劇增心無悲愍，即復前拽彼女人身，蹂踐髮髻愈增疲困。苦哉！女人受斯殘害，氣力綿微悶絕于地。是時大臣審復觀矚，見是女人偃仆其地，即自思惟：「今此女人命已殞謝，我應迴復。」然慮餘人窺其事狀，即時舉身越牆而度，入於城內。
爾時王舍城中，諸巡警官、周行警察至日照商主園中。到已，見彼金色童子出王舍城至自園內，乃至復見迦尸孫那利妓女偃仆於地。見已，即時極生傷愍，諸臣乃共審諦觀察：「此何惡人無悲愍心，不懼他世罪業報應？深結怨縛殺害其命。苦哉！人倫懷斯慘毒，於女人身無慈致害。」
是時群官周遍園中，精審伺察不覩餘狀，又復思忖：「今此女人容止端嚴素傳名譽，而何此中致傷其命？何等惡人造斯惡業？事狀隱暗唯天所明，我等今時未辯其由，亦招罪咎。」于是群官極生憂

慼，互起疑心楮頤不樂，群官又復再入園中審細推求。復覩前狀，但見女人偃仆其地：「豈非金色童子宿業報力不能斷耶？何故此女命致殞絕？」
爾時，諸巡警官互相議言：「今此妓女何人致殺？我等園中于三審諦周行觀矚，餘無事狀，唯見金色童子。」群官即時召其童子，而發問言：「今此妓女何人所殺？」
童子答言：「諸官明察，我於是事雖覩其狀，而實不知誰人所殺？」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諸巡警官相與議言：「眾所共觀，今此童子儀相調善，諒其不能發斯重業，又復于今無餘異狀，我等隨處遇斯艱苦，今者云何理行其事？」中一人言：「此事狀者，誠非我等所能參議，國有刑司大臣掌法，今宜監領童子、女人詣彼詳辯。」眾議定已，舉彼女人臥置竹輿，執持童子俱詣法司。
爾時，勇戾大臣職當掌法，與諸法官共會一處。遙見彼諸巡警官來漸至其前，即發問言：「汝等諸官斯來何為？有何事耶？」諸官答言：「今此女人於日照商主園中，不知何人殺害其命，我等審諦于三伺察，於其園內唯見金色童子，餘無事狀，我等即時詢童子言：『今此女人誰致殺耶？』童子答言：『諸官明察，我於是事雖覩其狀，而實不知何人所殺。』我等今時監領至此，願賜明辯。」
時大臣言：「汝等小待須臾，俟當審察。」後詣王所求從理斷。
是時，掌法大臣即詣阿闍世王宮，見守門者監護王門，即前問言：「王止何處，復何所作？」守門者言：「王今登殿，召諸宮女鼓吹歌音方當娛樂。」
是時，大臣即於宮門求掌執者，托以其事陳奏于王：「今有日照商主之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妓女，若今不受王者詔命，我等諸臣莫能宰判。」
是時，掌執宮嬪速詣王所具陳上事，王正娛樂未暇審詳，乃勅宮嬪：「汝往語彼勇戾大臣，宜當審細如實詳察。」女使受命出宣王勅，令勇戾大臣等諸法官審明其事。
遍宣示已，時勇戾大臣還復法司，謂諸巡警官言：「汝可往召膾宰之人，令速至此。」到已，謂言：「今此童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妓女，汝今宜往執縛其人，擊鼓告令四衢巷陌普使聞知，出城南門往詣棄屍林中，投以鐵叉使令命絕，然後同其死女置於柴積舉火焚之。」
是時，膾宰之人雖聞是命，覩其金色童子色相嚴好猶如金山，痛切其心互相謂曰：「汝等云何斯人可殺？今此童子人中難得容止可觀，我等雖預膾宰亦有悲心，如斯輩人豈忍害耶？寧使我等自壞其命，終不於斯敢行刑戮。」
是時，勇戾大臣聞膾宰人議已，復作怒言：「汝等何故稽延時久？而不速疾從其命耶？」
時膾宰人合掌趨前，咸哀告言：「大臣王者！願今止息，我等雖預膾宰之人，而亦不能勇行其事。何以故？今此童子色相端嚴人所愛

念，如何今時忍致殺耶？」
大臣聞已，轉復瞋恚，告彼人言：「汝等若不從王命者，定於今日汝等所有妻子、眷屬悉同其死。」
諸膾宰人聞是言已，咸生驚怖，復相謂言：「今此何故，掌法大臣不依正法如理而行？此童子者，色相嚴好人中難得，堅令棄置使害其命，復謂我等若不殺者妻子眷屬悉同其死。何故我等受斯艱苦？我等今時云何所行？」是時，諸膾宰人死怖所逼，即生計智：「今此童子眾所愛念，宜應引詣四衢巷陌多人聚處，眾觀其事。而是童子旋踵之間，彼多人眾應起悲念，不忍觀矚，必為設其方計救護。」其後諸膾宰人身心逼迫，如切如割，皆悉涕淚，咸作是言：「苦哉！我等作何罪業，如是逼切，使我成辦無義利事？」
爾時，勇戾大臣後極增恚，謂膾宰言：「汝等何故加復延久？」諸膾宰人聞是語已，而悉涕泣勉抑而為，乃詣童子執取其衣繫縛雙臂。彼繫縛已，勇戾大臣具觀其事，即時驅離掌法之司，往詣棄屍林中。
時諸人眾觀者，皆生別離忿恚而悉墮淚，咸作是言：「苦哉！危逼！今此童子人中難得，即期殞謝。」諸膾宰人監執童子，周行巷陌時中容緩慮其可救，又復引詣闤闠之所。是時，王舍城中內外所居男女大小，及餘方處所來人眾，而悉會聚，共觀金色童子執縛其臂。見已，咸生苦切悲念，荒惑其心，俱發問言：「此人何故如是執縛？」時諸膾宰哽咽悲泣，答眾人言：「或謂此童子殺害迦尸孫那利女，故此執持將欲棄置，遍一切處眾所共聞，今詣棄屍林中，而後非久即當殞謝。」眾人聞已，咸生悲苦，異口同音唱如是言：「苦哉！苦哉！一何危逼？而此童子色相端嚴眾所樂見，身支圓具有金色光，悅目適心眾共瞻覩。儀相調寂智慧明利，悲心具足愛念眾生，常起法欲具大威德，如是之人豈可殺耶？賢聖彰明今何隱沒？覆蔽正法非法熾然，王者統臨現居尊極，一何如是枉橫逼人？」
是時，人眾說伽陀曰：

「色相謙恭復尊貴，　最上增勝所莊嚴，
我等如是觀復觀，　殊妙愛樂昔未有。
我等皆見此童子，　今為膾宰所執持，
最極悲苦眾咸生，　破壞摧毀諸身意，
能開多人悅意目，　復為多人所愛樂，
云何於此妙身中，　王者嚴刑可能及？
大眾若常觀矚時，　彼欣樂心皆無足，
云何棄已付法人？　苦哉臣輔無悲愍。

口中常說諸法律，　隨其所說善能行，
審觀如是調善人，　何能起發斯罪業？
此即乃行於非法，　正法隱沒或滅亡，
若今運用此功能，　我等咸生離散苦。」

時諸人眾說伽陀已。城中復有諸女人眾，於此童子極生愛念，是中或有一類女人，以別離苦所逼惱，故宛轉于地，或有女人拊膝傷痛，或有女人心識癡迷，一一皆如離散親子受大苦惱。
是時，王舍城中內外所有一切人眾，以此童子將期命殞，咸生別離逼切之苦，互相叫唱聲言雜亂，戰怖惶惶，悲苦無救。
時日照商主舍中有一童女，因適衢市竊聞其事，即時悲泣速還自舍，詣金色童子母所。到已，趨前舉身投地，是時金色童子之母疑惑迷亂，即發問言：「汝有何事，宜今速說？」童女白言：「尊母當知，金色童子執縛其臂膾宰監逐，眾皆謂言：『於自園中殺彼迦尸孫那利女，非久即詣棄屍林中，命將殞謝。』四衢巷陌一切人眾，咸悉聞知。」
時童子母聞是語已，憂苦極深悶絕躃地，以水灑面，良久乃蘇，從地而起，唱如是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即時戰怖驚惶失次，拊膝軫悲頭髮蓬亂，自舍而出奔，詣四衢及諸巷陌，以子別離憂苦所逼，力劣心疲舉聲叫唱，凡所見者皆發問言：「我子金色童子今何所在？苦哉！今時不見我子。汝諸仁者，願賜救護！願賜救護！令我于今得見其子。」如是悲泣，周遍街巷隨處而住。
是時日照商主之妻，以不見其金色童子，最極憂苦所逼切故，周行迷亂高聲叫唱，凡所見者而悉禮奉合掌告言：「願速救護！願速救護！乃至我子未到林所，其中容受令我得見。」又復告言：「汝應悲念為令我子未至破壞，使我得見。」
時童子母發苦切言，告諸人已，未見子間，又復唱言：「苦哉！云何不見我子？」是時舉身自投于地，盤桓宛轉地中跳躑，如魚出水在枯涸地，踧踖周惶不遑安處，心如割切悲復增悲，猶如新生犢子失其牛母，多種驚惶，危逼唱言：「苦哉！我之子！苦哉！意所樂。苦哉！善忍者！苦哉！大孝人！苦哉！多願求所獲之愛子！苦哉！妙相人所樂觀。苦哉！身支圓滿具足。苦哉！艷赫金色之身。苦哉！人眾悅目瞻覩。苦哉！眾中開熙怡目。苦哉！聰利有智之者，廣出無畏悅意善言。苦哉！廣有悲愍心者，法欲具足愛念眾生。苦哉！最上煥耀家族。苦哉！我之族中明炬。苦哉！我心所愛樂者。苦哉！我之心中大寶。苦哉！我之集真實者。苦哉！我之妙甘露眼。苦哉！我之相續深愛。苦哉！我之族中大寶。苦哉！苦哉！云何如是掌法之官不審伺察，而置我子將殞命耶？」

是時童子之母，重復合掌，再陳哀告一切人眾，力劣心疲，說伽陀曰：

「苦哉！我今無告語。　云何令我今所行？
我今如夢亦如癡，　逼切我心大迷亂。
為子憂苦深逼迫，　最極哀危散亂心，
我今懇禱一切人，　數數哀聲增涕泣。
意不調寂非色容，　我心都無所愛樂，
我子將置棄屍林，　汝等今時願救護。
汝等若有悲愍心，　即有善護者功能，
如我心意實所求，　願今得見於我子。
我今一切無所樂，　紫栴檀等妙塗香，
乃至多種眾莊嚴，　以悲苦救悉捐棄，
手釧等諸莊嚴具，　令悉非我所嚴身，
愛子將離困苦深，　不獲抱持親撫惜。
我今不復三旋繞，　亦不禮奉於雙足，
未曉今時以何緣，　置我子於棄屍所？
我觀十方皆空廓，　唯覩破壞及焚燒，
我心燒爇亦復然，　情意癡迷無所措。
速疾置於棄屍林，　為執法者所刑戮，
後不復見大苦哉！　為子心中極愛樂，
非我現生所作罪，　必以他生有餘殃，
我今為子憂苦深，　猶如猛火燒輕草。
若復我心真實者，　怨亦如親無罪業，
我子因緣若實時，　願今脫免斯危難。」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爾時，日照商主涉渡大海，獲利成辦，不日還復王舍大城。當入城時，商主忽見不吉祥相，即時商主心生驚怖，身極顫掉，兩目眴動；其相所謂群飛聚前厲聲鳴噪。商主素解其占，即作是念：「如我今者所見之相，極不祥善，決定我子金色童子有嬈亂事，今應在近，如相法說必有別離。」
于是商主說伽陀曰：

「如我兩目俱眴動，　群飛厲聲而鳴噪，
決定我子於今時，　別離之苦應在近。
又若身支發顫掉，　其心熱惱驚怖生，
決定親子今別離，　惡相同前應在近。」

商主說是伽陀已，當其身心顫怖之際，思百千種無義利事，遲疑盤旋不知所止。又復惟忖：「我今何故來復此城？」乃至後時，聞多人眾舉聲嘩叫，商主聞是嘩叫聲時，又復思念。乃適四衢，復見多人如被羅剎怖畏侵惱，各各皆有別離苦逼。居商主前，乃見一人，即發問言：「仁者！今此何故事相如是？」彼人答言：「日照商主有子其名金色童子，色相端嚴眾德圓具，而彼童子於自園中殺害迦尸孫那利女，王官不能審察是事，付執法人，將欲棄置四衢巷陌，眾所共聞，童子非久往棄屍林命垂殞謝。」
是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以子別離苦惱逼故，即時悶絕而躃于地，以水灑面，良 久乃蘇。扶持漸起，極大號哭，流淚如雨，四顧觀察，作如是言：「苦哉！我子金色童子今在何處？」于是商主速疾周行巷陌尋求，乃見己妻荒迷散髮，拊膝悲號，逼迫哀聲，周行馳走，以子別離極大苦故。商主見已，極生悲惱，哽咽流淚漸近其前。妻見夫已，倍復悲號，憂箭射心流淚如雨，速詣夫前舉體投地。于是，日照商主前執其手高聲號哭，妻乃趨前虔伸拜奉，即作是言：「仁者夫主！救我！救我！我今從夫乞彼愛子，願夫哀察。」說伽陀曰：

「願今夫主安慰我，　我無福分無歡喜，
我今與子別離時，　極大苦惱徒悲泣。
夫主共知子生時，　若獲最上大喜者，

何故愛子復于今，　執持受死而非久？
我子調善復少勇，　多種教典悉明解，
色相端嚴無比倫，　大智之子將命殞，
斷我大族中種姓，　破我大族中根源，
族中明炬大吉祥，　息滅如是諸光照。
我子是為心中寶，　是為相續中深愛，
我子眾中甘露眼，　為執法者將刑戮。
一切皆為子所作，　失子猶如眼喪滅，
集聚心寶子亦然，　何故今時將破壞？
夫當速疾發勤勇，　為子廣施善方便，
若人能救我子時，　一切珍寶我今與。
我見汝子於今時，　未臨刑戮餘命在，
隨汝意樂及思惟，　宜今速作救護事。」

爾時，日照商主雖復以子離別憂苦逼迫哀切，然且奮警身心扶持，前詣諸人眾所，合掌告言：「汝諸仁者！咸聽我語，我於今時險惡艱難斯現所發，汝等何不少施方便放捨救護？若曠野中事難明察，今在王城汝豈不見？況復我子有德顯明，何故付執法人持將刑戮？汝等何不少發悲心勤力救護？云何王者多種法律不審思惟？何不勇銳其心放捨我子？」
時諸人眾中一答言：「商主！汝此童子圓具眾德我等悉知，且於今時非汝一人獨受艱苦，我等內外一切人眾悲苦亦同，然亦我等未見方便，能令童子而獲放捨，是故我等心各愁憂，咸生熱惱。」
商主復言：「汝諸仁者！又復應知，今此童子畢竟純善，悲心增劇有大威德，法欲具足愛念眾生，豈於如是無義利事而能發心？況復行邪？願諸仁者速於今時特為審察，如是事相。若或詳審，而此童子事有實者，此之危難願令放捨，汝等人眾若於是事詳證可成，一切人眾同汝教令，是故無少過失可得。此外別無悲愍之心而為發現，若其然者，汝等能善愛敬有德悲心顯明，汝等若發悲愍心已，應詣王所，求王教令勅前臣輔，如汝所言宣示其事，無復別異而可信聽。仁者當知，我今為子將其別離畢竟艱苦，能救護者我今悉與一切珍寶，惟願汝等廣施恩惠，為此童子如理詳察。」
時諸人眾聞商主言，具明其意，互相謂曰：「今此童子，眾德咸具，深可愛敬。」即時眾中召其二三有智之人、明正理者，遣詣王所具奏於王：「若王今時為金色童子勅彼臣輔，令其審細重復詳察事之虛實，我等民眾以十萬金奉上於王。」王從所奏。時有智人詣掌法司，先勅詳辯勇戾大臣之所。

爾時，勇戾大臣遠見二三人來，即發問言：「汝等無其事緣，何故來此？」
諸人答言：「我等王舍大城所居，人眾哀告：『仁者！今此金色童子色相端嚴，眾德備具多人愛念，彼將別離，王舍城中一切人民極大逼惱，況復此人常樂正法、諸法律等，德行具足，此人無有少分過失，眾所共信。』王勅仁者，今為金色童子重復審細詳辯前事，我等以十萬金奉上於王，日照商主亦自排備眾多珍寶而以奉之，令王廣藏有所增益。」
時勇戾大臣聞是語已，忿恚答言：「事定已久，汝等何故復令詳辯？又復何言與十萬金令增王藏，豈我今時非理取財增王府庫？汝等誠謂不知王意，汝諸人眾於一切處巧設計智，欲令王者作無義利，此非方便，乃是汝等出譏謗言謗於王者，若或餘事欲令王者同斯詳辯，即見多人悉皆破壞。」
時勇戾大臣呵責彼等二三人已，即時呼召四類惡人：所謂造作極惡業者、不忍辱者、無慈愍者、無悲心者。召已，謂言：「汝等今速監逐彼諸膾宰之人出於城外，依我所言，如王法令殺彼童子。汝等勿得輒令放捨，自餘臣佐或有所言亦不可放。汝等若或依我教令斯即甚善；若不從命起異見者，我與汝等大生怨縛。」彼等答言：「我今從命。」
是時，四監逐官受旨 命已，各執利劍監逐前行。時諸膾宰審慮百端運謀方計，徐緩進步執持童子，迂轉四衢周行巷陌，欲令一切普使聞知，乃作是言：「苦哉！我今作何方計，今此童子脫免斯難？我等今時，豈能作此無義利事？」
是時，四監逐官各執利劍，詣諸膾宰之前，告語彼言：「汝等宜應如，彼大臣所授旨 命速營其事，汝等若不速出城外，如彼法令殺其童子，我即今時斷汝等命。」而彼四類極惡監逐之官，各執利劍其狀可畏，怒目觀視彼諸膾宰。是時，彼等慮其斷命，咸生驚怖，皆言：「苦哉！我等今時無復方計救此童子，須宜從命而將致殺。」言已，悲傷滿目垂淚。是時，四監逐官疾速催驅金色童子出於城外。
當其童子出城之時，有無數百千人眾奔馳瞻覩，傷痛流淚，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苦哉！苦哉！日照商主大寶散失，又此日照商主根源上族而悉斷壞，日照商主族中明炬而將息滅，日照商主族中最上髻珠墜落，日照商主清淨眼滅，日照商主妙好莊嚴今悉離散，日照商主心極痛傷其猶開剖，日照商主體中命殞。苦哉！苦哉！何故令此童子出於城外曠野孤迥寂寥之所？盤旋宛轉無救無依？今此童子於其最勝王舍城中，如清淨月為彼羅睺之所吞食，又此王舍大城如空中日白晝銷殞；王舍大城所居人眾，喪甘露眼迷失方處；王舍

大城所居人眾，相續深愛而悉離散；王舍大城所居人眾妙好莊嚴今已廢棄；王舍大城所居人眾髻珠墜落；王舍大城所居人眾心所愛寶今悉破壞；王舍大城所居人眾目既喪，明將何瞻覩？我等今時見是事已，云何能生悅樂？心意誠謂我等無所依止。」
爾時，童子既出城已，彼監逐官遣人來白勇戾大臣：「金色童子已出王舍大城。」時勇戾大臣聞已歡喜。
爾時先所來者，其二三人聞是事已，愁憂不樂，寂然無依還訪城中。先同議者，彼彼人眾具陳上事，彼諸人眾聞已，愁憂寂無依托，互相議言：「汝等應知，我之國主阿闍世王，是惡王者不遵正理，昔害父命今作非法，以其有德色相端嚴眾所愛念勝智之人，而令殺害。苦哉！王者極無悲愍。苦哉！王者不知有德，王及臣輔無勝知見，何故不令依正法律審細詳辯？以勝善人輕為棄捨？又或時數使其然哉，正法隱陷增長非法，於濁時中信惡人語，故令有德極善之人生別離苦。苦哉！苦哉！深無義利。」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爾時日照商主，聞說如是多種事已，心意破壞，極大憂苦之所逼惱，悶絕躃地，以水灑面，良 久乃蘇。徐坐涕泣，發如是言：「苦哉！苦哉！我唯一子，今將命殞。」言已，又復舉聲號哭，說伽陀曰：

「苦哉！我子熙怡眼，　苦哉！族中大莊嚴，
我為汝父福尠微，　為害汝故大號哭。
我為汝故心離散，　于今迷轉於諸方，
與汝別離火熾然，　苦哉！焚燒我心意。
汝是調善有智人，　增上愛樂悲愍者，
我為汝父極惡人，　招汝今時多厄難。
汝子當日初生時，　我獲喜樂無等比，
而今與汝將別離，　憂火燒心極炎熾。
苦哉！王者及臣輔，　無悲愍心無分別，
見斯具足法律人，　不能為此審詳辯。
苦哉！大國為人主，　無悲愍心具顯彰，
不能如是審詳明，　因汝輕棄於我子。
世間最勝賢善人，　終不隱昧於心意，
有德之子眾所知，　為害汝故大號哭。
此大城隍諸聖賢，　于今離散當何在？
照燭如是有德人，　臨刑戮時願放捨。
帝釋天主并護世，　及餘大威德諸天，
咸願少開悲愍心，　今為我子善救護。
大力成就禁戒仙，　及餘寂默諸仙等，
頂禮為開悲愍心，　今為我子作救護。」

爾時，日照商主說是伽陀已，善慧忽生，乃自惟忖：「我今悲號唐捐無益，我聞有佛世尊功德無量，普盡世間同一親愛，起大悲心隨念而應。彼佛世尊，諸無主者為作主宰，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投者為作歸投，無趣向者為作趣向。

「又佛世尊，世間一切難苦險難逼惱眾生，彼等常生極大怖畏，我佛慈悲善為救度，如彼海中涉渡商客，遇摩竭大魚極生怖畏，當怖畏時，彼思念佛，而佛應念即為救度。

「又如央掘摩羅，殺害千人唯一不殺，而後欲殺其母，母怖斷命，佛以方便善為救度。又如宿世怨縛強力受夜叉身，所謂曠野夜叉、執持夜叉等，為飲食故行於世間，殺害無數百千眾生。是諸夜叉食人血肉，貪其惡味，嘬咂舐掠現惡舌相，堅長利牙蹙頰醜面，近逼於人甚可怖畏，彼等眾生佛善救度。彼佛世尊善為我子度斯艱苦，若佛世尊以大悲心，最上愛念諸眾生者，惟願自然知我所念。」日照商主作是念時，其傍有一信善優婆塞，商主問言：「仁者！今佛世尊當何所在？」時優婆塞即審思念佛世尊已，涕淚悲泣哽咽其聲，即說伽陀，答商主言：

「今此世間大導師，　能與世間最上樂，
於諸世間同一親，　彼佛大師已入滅。
無明照者作明照，　無歸向者為所歸，
佛日光明已暗冥，　油盡燈然所不及。」

是時，日照商主聞佛世尊已入涅槃，倍復悲苦憂箭射心，悶絕躃地，以水灑面，良 久乃蘇。扶持漸起，向佛世尊涅槃方處，高聲號哭說伽陀曰：

「苦哉！法王一切智，　能除過失眾怨聚，
今已棄捨無歸人，　世尊已滅我何作？
苦哉！最上勝所行，　一切眾生同一愛，
悉能和合諸別離，　導師開示涅槃路。
苦哉！云何此世間，　無明蓋覆於淨眼？
眾生若離於世尊，　生死輪轉無窮盡。
佛從寂滅道中來，　最上悲愍大勇猛，
若此世間今無依，　復何主宰為依怙？
一切皆從正法生，　從法出生諸佛子，
佛子今已離世間，　復有何人作依怙？
眾生多種真實意，　佛能拔苦悉圓成，
開明眾生所愛周，　還復虛空歸寂默。
一切人眾皆同等，　聞佛所說勇銳生，
今佛世尊已涅槃，　復有何人宣正法？
苦哉！世間人天等，　悉無光明皆破壞，
聖尊出世最極難，　佛大牟尼今已逝。
聞佛聖尊已涅槃，　所愛正法亦隨滅，
一切眾生樂法深，　復有何人善施作？
悲心一味大無畏，　大悲愍者所依止，

一切功德普能成，　滅已後復何所得？
何名三界作利益，　所謂發起大悲心，
悲愍即是真實智，　平等依止於捨行。
苦哉！佛大功德寶，　經俱胝劫所積集，
依止難地即銷亡，　所有正法亦墜墮。
世尊導師離世間，　苦哉！無明所闇蔽，
此世此生險難中，　勤力所成皆破壞。
大哉！最勝即佛寶，　一何今時悉離散？
深可傷悲諸世間，　發起一切破壞事。
佛滅芻芻眾亦空，　譬如群牛失其母，
諸有智者覩斯緣，　誰不心生大悲惱？
全身委地伸敬奉，　頂禮世尊離塵足，
佛日光明已暗冥，　我等後無所歸向。
無常大事極慘毒，　一切眾生平等受，
佛亦今時被汝侵，　故令我今無救護。
八正道法如妙藥，　能治煩惱病根源，
大師！大悲！大醫王！　于今亦墮無常數。
苦哉！無悲極迅速，　世尊慈父已入滅，
一切世間悉暗冥，　何人為開明照眼？
苦哉！世尊已入滅，　我子心寶將不還，
今子臨當刑戮時，　願佛來救斯厄難。
世尊普救諸苦惱，　一切最勝所歸趣，
我子無依命欲亡，　惟願今時垂救度。
若我今日得善利，　如大威德之所說，
令我諸愛不散離，　是即獲得最上語。」

日照商主以如是等悲切語言說伽陀已，復謂優婆塞言：「佛諸弟子大聲聞中，佛以教法付何人已入般涅槃？」
優婆塞言：「商主！諦聽！我佛世尊以其教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入般涅槃；彼尊者大迦葉，如世尊勅以其教法付囑尊者阿難已，次入涅槃。今時，即是尊者阿難大威德者任持教法，而彼尊者悲心如佛，能於彼彼國城聚落一切方處，調伏攝化一切眾生，於眾生中，若有未種諸善根者，方便攝化令種善根，已能積集一切善根得相續者，使令成熟；已能成熟諸善根者，使其得度；若有縈纏煩惱病者，為說正法勝甘露藥令其除愈，猶如醫王。
「又為一切煩惱黑暗所覆眾生，宣說正法，清淨光明破煩惱暗，譬如日天出語光明和合調順，狀俱母陀花開發可愛，猶如月天。常以正法教授調伏諸小國王，如轉輪聖王。以自智慧勝妙辯才，攝伏一

切邪異外道群鹿之眾，猶如師子。指示法律開導一切，猶如導師。廣為眾生宣說正法增益法財，猶如商主。普令一切種植善種覆蔭增長，猶如大雲。教示損益猶如父母。諸有一切難調眾生善為調伏，未得度者令其得度，未安隱者令得安隱，未涅槃者令住涅槃，一切險惡艱苦逼迫彼彼眾生大怖畏者，令其脫免。
「總略而言，彼聖尊者有大威力，一切佛事皆悉能作，隨念能應，如汝今時，子之厄難隨汝所念，能為救度。」
爾時，日照商主聞是語已，如還命人宛轉驚惶，即作是言：「仁者！彼尊者阿難今在何處？」
優婆塞言：「商主！尊者阿難今在毘耶離城菴羅樹園。」
如是言已，日照商主即起，恭敬膝輪著地，向毘耶離城合掌頂禮，滿目淚流，作是白言：「尊者大慈！我子今時有別離苦，憂惱逼迫無所伸告，我今罄以極切心誠悲泣哀祈尊者阿難，願垂救護。」即時，商主說伽陀曰：

「今此尊者最勝上，　眾生心意悉明解，
如意如願普能知，　願今聽我說是事。
我佛世尊已入滅，　佛諸弟子有大威，
尊者多聞無等倫，　能持如來清淨教，
善安慰我逼惱心，　復為世間所歸向，
常樂利益於眾生，　願今觀察如是事。
今時我子以何緣，　云何如是將致害？
我今危逼子無依，　願師威神作救護。
若或聖者不住世，　無復可得利眾生，
信善之人欲害時，　非師何人能放捨？
留身住世利群品，　能善任持佛正法，
現前應起悲愍心，　攝受救護於我子。
我諸方計無所成，　今無歸趣復無救，
父子同陷憂泥中，　尊者悲心願提拔。
我今悚怖深啟告，　師利世間餘何有？
釋迦牟尼師所言，　今如闇中現光照，
唯除尊者作善利，　餘復無人能救護。
惟願尊者速降臨，　應起悲心救我子，
為子憂心如怨執，　惡人侵嬈難堪任，
我及妻子悉無依，　願歡喜尊施歡喜。」

日照商主說是伽陀，時尊者阿難悲心增益，晝三夜三即為思念，以聲聞中所得天眼普觀世間，何法是增？何法是減？何者險惡？何者

難苦？何者逼迫？何者具有險惡艱苦逼迫等事？何者微小？何者漸增？何者廣大？何者惡趣道中我當提拔？何者天中善趣及解脫道我當安立？何者欲泥所陷沒處我當親手隨與拔除？何者遠離聖財我當令其聖財增廣？尊者阿難常為眾生如是觀察，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

即時，尊者以淨天眼觀彼金色童子，昔種善根勝行成熟，然為險惡艱苦逼惱縈纏。見已，即時尊者乃舒如象王臂，速於國主阿闍世王所居宮闕殿宇之上，隱身不現，但於空中彈指警覺。其王爾時方處殿中歡娛沈惑，忽聞空中有聲，作如是言：「大王！汝作不善，彼金色童子都無過失，王自不能審細詳察。今時遣出王舍大城，詣棄屍林中而令棄置將欲殺害，大王宜今速止斯事。」

爾時，阿闍世王聞其空中尊者阿難語已，即速旋動驚懼，頂禮尊者阿難。乃起于殿舉發大聲，普告四方，作如是言：「汝等審聽，速往棄屍林中，宣示我語：『彼金色童子當勿殺害，速宜放捨。』汝等眾中能往告者，我當出彼金藏而賜於汝，及當與汝五大聚落。」時多人眾聞王宣示，人所愛念金色童子令其放捨。時百千人奔走而出，競欲告語。當如是時，四監逐官同諸膾宰，驅行金色童子，已到棄屍林中。時彼迦尸孫那利女有自親識知友，具以種種青黃赤白妙好之衣而為莊嚴，安布輿乘入棄屍林中，時彼知識於是方處聚積其柴欲布柴籠。

是時，諸膾宰言：「汝等于今未宜安布所用柴籠，小待須臾，當俟我等為其童子安布叉已，我即殺之。然後以此金色童子，與彼迦尸孫那利女同處焚燒。」如是言已，時諸膾宰即舉其叉安之在地。

爾時，金色童子觀見彼叉既在地已，即思念母，極大逼切滿目垂淚：「我今與母即見別離，我母今時在何方處？我母昔時或於中夜失其懷抱，暫不見我即生極苦。又念我母唯我一子，今既別離母命何存？苦哉！我今實無福力，招感於母與我別離，子母今時俱受大苦。」

時諸膾宰開掘於地，將立其叉，互相議言：「汝諸膾宰，何人能為金色童子舉叉安立？」互各推排汝當安立。中一人言：「我今頭痛風恙所侵，不能舉立。」中一人言：「我今背痛。」一言：「我今兩脇疼痛。」一言：「我今腹有所痛。」彼諸膾宰各言所苦互欲避之，不忍施作無義利事。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五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六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爾時，金色童子聞諸膾宰互言議已，見叉在地間掘舉立，即作是言：「苦哉！我今受斯危逼，即於生死廣大過失深生厭離，忻樂希求解脫勝道，身無依托，心中現起險惡怖畏。」於剎那間，又復號哭唱言：「苦哉！我今捍勞其力極難所得，是日人身不能當作大利益事。苦哉！我於生死海中又復流轉；又復我今住生死行；又復我於生死曠野，諸險難中盤旋踧踖；又復我今還入生死極險惡處；又復我今還墜生死大墮落處；又復我今還投生死大羅網中；又復我當於彼等活、眾合、黑繩、嘽叫、大嘽叫、炎熱、極炎熱、阿鼻等諸地獄中生；又復我當於彼象、牛、群獸、飛禽、雜類畜趣中生；又復我當於彼常受饑渴等苦，不得少分殘棄飲食及大小便利諸類餓鬼是趣中生，斯等諸趣皆受苦惱。我昔聞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世間，如優曇鉢花最勝難得。彼佛世尊知諸法律，能為世間宣說開悟，難得之法剎那具足。又復我今人身難得現生勝處，諸根不缺不聾不瘂，亦不攣躄身力具足，亦復能知善說惡說諸有法義。我今離佛世尊當無救護，又若不離八難，雖得人身虛無果利，我於今時當何所作？彼佛世尊大悲愍者，今在何所？惟願大慈思念於我，悲愍我今無所依托，無主無救，無歸無向，復無照燭，險惡艱苦極大逼迫。世尊大悲，因垂警悟願來救護。」

又自惟忖：「我之薄祐罪業深重，一何世尊速入涅槃？」當是思惟悚怖之時，善慧忽生。又作是念：「若佛世尊已入涅槃，佛弟子中大威德者，尊者大迦葉，如來付囑任持教法，又已涅槃。我聞尊者阿難今現任持如來教法，有大神力具大威德，能為一切眾生廣作利益，荷負眾生曾無休息。而彼尊者有大悲愍，應念於我受斯艱苦。惟願尊者悲心如佛速來救護。」念已，即時涕淚悲泣，轉復於彼生死怖中深極毀責，發起上品求出離心，遙向尊者阿難痛切哀訴，說伽陀曰：

「生死怖中堪大懼，　我常不生於歡喜，
尊者阿難悉了知，　惟願今時聽此說。
佛一切智大悲者，　應化入般涅槃後，
利益眾生正法門，　付囑尊者大迦葉，
而彼尊者作利樂，　化事圓成次涅槃，
復以世間利益門，　付囑阿難大威德。

尊者迦葉大名稱，　彼涅槃後迄于今，
尊者世間同一親，　廣為眾生作利樂。
三界無主作主宰，　諸怖畏者施無畏，
疲者置於止息方，　無歸向者作歸向。
尊者世間同一親，　大師所作悉能作，
佛弟子中近侍尊，　今善任持佛正法。
尊者今於苦難地，　若不為我垂救拔，
此外別無主所依，　即見我今極破壞。
生者決定皆歸死，　智者不應懷死怖，
尊者能於生死輪，　善知出離諸要道。
若能出離於八難，　所作有利甘趣死，
剎那成事斯極難，　由此緣故我悲苦。
諸佛出世示眾法，　斯即最上極難得，
尊者今時應念來，　如過去佛親化度。
尊者悲心大堅固，　為諸眾生而出現，
不捨於我大慈悲，　我今趣求解脫道。
尊者有大功德力，　常起利益眾生心，
我今艱苦逼惱中，　惟願慈悲善觀察。
我今危苦無救護，　願尊天眼所照明，
尊者慈悲速降臨，　今應為我救斯苦。」

金色童子說是伽陀時，尊者阿難廣為世間成利樂故，發起悲念，普遍觀察無量無邊眾生樂欲，行利益心相續不斷，即以天眼觀見金色童子極大苦惱，無所依托。作是觀已，開發悲心放微妙光，周遍國城宮殿方處，一切境界皆悉昭曜。即與五百大阿羅漢眷屬，各運神力俱時騰空，如雲如蓋住虛空中，普遍一切吉祥相現，周匝光明廣照一切，盤旋向於棄屍林所。

爾時，國主阿闍世王處于嚴潔高廣樓閣之上，瞻見尊者阿難與苾芻眾，如半月相，尊者處中加趺而坐，高涌虛空如雲如蓋，種種莊嚴殊妙可愛，漸來向於棄屍林所。國主見已，即作是念：「尊者阿難決定為彼金色童子故來至此，彼尊來已，斯必廣現希有瑞相，欲為宣說未曾有法，我今宜應速往於彼。」即時阿闍世王乃向尊者及阿羅漢眷屬，恭敬頂禮已，從高樓下，與無數百千眷屬圍繞，導從徒步前趨出向棄屍林所。

爾時，四監逐官咸起瞋恚，執劍期剋諸膾宰人，作是告言：「汝等何故斯事延久？不速為彼金色童子安布其叉。」諸膾宰人聞其言已，咸生驚怖，即為金色童子安立其叉。

時金色童子，又復發起極生厭離，生死過失無所依托，作是唱言：「苦哉！苦哉！尊者阿難今時若不攝受於我，我必棄置。」
當其童子發是言時，尊者阿難自遠而來，遍發其聲安慰一切。即復安慰金色童子，謂其言曰：「子今勿怖！汝是調善知法律者，我今為汝止其非法，猶如蛇毒，極惡之人令不生害。是故我今令汝脫免如是危難，我今為汝如佛世尊圓滿意願，我於今時如佛知見隨應宣示，又如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以其正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我如其教，真實所作，今為汝說上首聲聞大威德者所說之法。我今為汝圓滿意樂；我今為汝止其死怖，及輪迴中一切怖畏；我今為汝拔除疑惑戲論之箭。汝以惡見蓋覆淨眼，我以智藥治令清淨；今汝恚火我令息滅；我今令汝離貪清淨，我今令汝廣植善種，我今拔汝出生死泥，我今令汝渡於苦海，我今令汝出離一切艱險邊際，我今為汝解煩惱縛，我今為汝破蓋障門。總略而言，我今為汝隨應所作，汝於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中，積集難得最勝上者，所謂斷盡煩惱證阿羅漢，以智慧火遍燒一切煩惱之薪，增上所得離疑惑病，如彼千歲經久大樹極難除斷，以智金剛連根而斷。」
爾時，尊者復說伽陀曰：

「貪瞋憍慢常相續，　流注三有海無窮，
乘彼精進智慧舟，　我今為汝令枯涸。
生為大苦老為根，　死即是極巇險處，
勝慧金剛大利堅，　破諸苦山悉摧碎。
經千俱胝劫數中，　勤苦積集所未得，
極難得者於今時，　謂令汝得無漏法。」

爾時，金色童子得聞尊者阿難如是語已，如還命人，身心安隱生大歡喜，仰觀虛空專注一心，向彼尊者瞪目觀視。
是時，四監逐官謂諸膾宰言：「汝等當知，此諸芯芻是悲心人，今從空來，或於我等作障難事。汝等宜今速以童子置在叉上，將非我等越王教令，招其罪咎成無義利。」
彼諸膾宰聞是語已，咸為妻子眷屬怖其斷命，即時舉起金色童子欲置叉上。
尊者阿難速以神力，於彼叉上布淨月輪，光明皎潔，輪中出現妙蓮花臺，其量廣闊，尊者神力所加持故，自然令其金色童子處蓮花上加趺而坐，登其坐已，周遍觀察。
時虛空中有無數百千那庾多賢聖，俱發聲言：「奇哉！奇哉！」說伽陀曰：

「奇哉！正教大威力，　佛一切智未曾有，
聲聞弟子今亦然，　能作如來神變事。
尊者阿難於今時，　大威德力斯明顯，
善逝所作事悉同，　廣大正法未曾有。
佛日光明雖已沒，　尊者威光復照明，
諸苦逼惱悉蠲除，　奇哉！吉祥大歡喜。
自智慧德大威神，　光明煥赫大嚴飾，
尊者猶如妙月輪，　出現空中而清淨。
善逝光明既已沒，　暗冥普覆諸世間，
尊者神光復照明，　正法于今極彰顯。
佛寶最上今雖隱，　不思議德悉周圓，
世間髻寶大吉祥，　尊者阿難能開顯。」

爾時，尊者阿難高處虛空，猶如秋天清淨月輪，光明皎潔普照一切，復如雲蓋，現吉祥相周遍清淨，以自威光映奪於日，與五百大阿羅漢眷屬圍繞住虛空中，為金色童子說伽陀曰：

「如來大師出世間，　是即最上大希有，
最勝為彼天人師，　五眼清淨無障礙。
如佛世尊昔所說，　離苦清淨妙法門，
是法若能知苦因，　彼一切苦悉能斷。
由知苦故能斷集，　即能超越於苦法，
聖八正道如理修，　趣向涅槃獲安樂。
我今如佛所說時，　一切苦法悉除滅，
正智能破無智心，　此滅不復受後有。」

尊者阿難說是伽陀，時金色童子聞是法已，有身見山高二十峯，以智金剛而悉摧破，即證須陀洹果。
是時，金色童子證是果已，譬如商人大獲其利，又如耕人所種成熟，復如戰陣勇猛得勝，又如得成轉輪聖王，而生最上適悅歡喜。即時合掌，恭敬向尊者阿難宣說伽陀而伸讚歎：

「阿難尊者我歸命，　歸命最上大尊者，
又復歸命諸佛子，　建立牟尼大法幢。
希有悲心極廣大，　希有悲心復最上，
我今苦逼極顛危，　尊者慈悲善救度。
尊者阿難於是處，　普能聞彼一切聲，
我所逼惱無歸投，　尊者救已得解脫，

苦惱道中極增熾，　尊者力故得清涼，
慈悲心如淨月輪，　出現牟尼清淨月。
我今所得所作事，　非由父母及諸親，
尊者善友斯降臨，　故令我得極善利。
尊者善閉諸惡趣，　亦復能開解脫門，
枯涸一切生死流，　積骨如山善摧破。
生死本無初中後，　煩惱積集諸怖畏，
以智金剛平等門，　尊者善出諸邊際。
無始時來深陷沒，　憂箭入心未拔除，
今遇最上大醫王，　從法口 生離諸病。」

是時，空中彼諸賢聖即向尊者阿難注意瞻仰已，於剎那間彼棄屍林所自然除去內外一切土石砂礫觸處，遍灑旃檀香水，燒眾名香豎立幢幡及寶樓閣，復有真珠所嚴眾衣，遍散種種可愛妙花，是處忽然清淨嚴飾，猶如諸天歡喜之園。時諸賢聖為尊者阿難，布設種種殊妙珍寶行列莊嚴，安施一切金寶所成大師子座及承足寶几，復為五百阿羅漢眾，各各排設寶莊嚴座。
是時，尊者阿難從空而下，處于師子之座，五百大阿羅漢亦從空下，各登其座。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六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七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國主阿闍世王與無數百千臣佐眷屬，既至會已，覩諸勝相。乃至見彼金色童子，淨月輪中光明皎絜，蓮花臺上安處其座，如雲散空秋天滿月，復如金幢其光焰赫吉祥殊特。時王觀已懼然驚異，發生最上希奇之心，身毛喜豎面目熙怡，如海波相深增淨信，即向尊者阿難全身委地恪恭拜奉，舉口就足復伸歊敬，然後跪膝合掌，諦誠瞻仰尊者阿難說伽陀曰：

「歸命最上大聖者，　汝於今日善所作，
普能救度此會人，　而復拯拔於我等。
今此我等諸人眾，　若非尊者所攝受，
若聲廣震於會中，　我等一切皆破壞。
若非尊者所救護，　利益眾生事皆息，
我等大眾於今時，　大火逼迫皆焚爇。
奇哉！尊者大勝智，　具足最上悲愍心，
希有如是勝所行，　顯明宣演而奇特。
汝今所現神變雲，　我等咸觀未曾有，
最上寂靜大威光，　與如來光等無異。
世間危苦咸皆集，　尊者為主為歸救，
汝能廣利諸眾生，　如佛悲心普愛念。
世尊普觀諸世間，　我等皆獲大喜樂，
今汝尊者照世間，　任持能仁清淨教。」

爾時，阿闍世王說是伽陀伸讚歎已，圓滿意願心生歡喜，速起前詣先安布彼鐵叉所，即舒二手承接金色童子，最極歡喜如獲愛子。是時童子從蓮花座自然而下，王以憐愛增深，趨前持抱再三撫惜，瞪目觀瞻喜色盈眸，說伽陀曰：

「如我往昔得王位，　我於彼時喜不深，
見今逼迫艱苦中，　得解脫者倍增喜。
面輪出生清淨目，　猶如優鉢羅花葉，
光明晃曜映月光，　我等今時獲瞻覩，
色相圓滿復柔軟，　功德具足眾莊嚴，
一切身分悉周圓，　光潤瑩明咸觀見。
汝昔逢值於何等，　無悲愍心極惡者，

以汝眾所愛念人，　將令殺害而棄置？
汝所施作甚調寂，　出言聞者歡喜生，
色相端嚴世亦希，　舉世何人不愛樂？
於有德人何生恚，　功德豈容過失隨？
同彼金剛真實心，　云何是中起差別？
諸有鐵石為心者，　及彼都無思慮人，
此等破壞於識心，　應於汝子不生愛。
堅固金剛大熾焰，　如人舉置於我頂，
復如利劍斷頸胸，　見破壞汝亦如是，
復如猛惡大雷雹，　從空墮擊於我心。
今汝眾所愛樂人，　何人教勅令殺害？
苦哉！何人猛惡語，　於汝造作如是業，
何等極惡怨縛心，　今時於汝不愛樂？
何故死王來觸嬈？　何人故起厭惡心？
昔時殺汝是何人？　汝今速應為我說。」

爾時，金色童子聞阿闍世王如是語已，即起思念：「若我今時以其前事具白於王，豈非我於勇戾大臣造惡業邪？何以故？王性暴急斯須顯明，即於今時害其性命。」又復惟忖：「但自審觀宿業，我於先世歷諸生中，決定自造諸不善業，作已成熟報應斯明，是知先世業因不能忘報，故我今時實無過咎，為他欲殺而使棄置。」作是念已，決定無疑，即詣王前說伽陀曰：

「如我昔於先世中，　自所造作不善業，
業成果熟理昭然，　而今報應當發現。
今日所招非愛果，　皆由自作不善因，
此時受報必無疑，　王應為我善伺察。」

童子說是伽陀已，前詣尊者阿難所，全身委地頂禮雙足，退住一面。
是時，尊者阿難告童子言：「童子！此迦尸孫那利童女，先為蛇毒隱覆支體，汝以真實加持之力，令今起止速獲輕安平復如故，亦使此會一切大眾咸生淨信。」
爾時，金色童子聞尊者語已，乃於一切眾生深心堅固，即起思念：「勇發真實加持之力，若法真實所說真實，我於迦尸孫那利童女，決定不曾生起微細煩惱，若貪、若瞋、若癡、若害，及餘別別心所隨煩惱等，即法真實所言真實，令此女人身毒銷散平復如故。」童

子作是真實加持思念已，彼迦尸孫那利童女身毒銷散即時蘇省，回旋昇舉安樂如故，宛轉四瞻即見一切大眾集會。
是時，一切無數百千人天大眾，異口 同音發如是言：「奇哉！希有！金色童子心意清淨，有大神用、具大威力令能如是，以彼真實加持力故，令其迦尸孫那利童女昇舉輕安，還所愛命。」
時彼迦尸孫那利童女，審復四顧普觀眾會，乃至見彼棄屍林中，有尊者阿難與大苾芻眾處半月相，眾寶光明廣大微妙，師子座中次第而坐，及見國主阿闍世王與無數百千臣佐眷屬俱在會中。又見自身先臥竹舁之上，青黃赤白繒綵所嚴。童女見已，心生疑怖：「我今或是夢所見邪？心迷亂邪？又或應知自業所感致如是邪？」其後彼之親族，即為如實廣說前事，謂言童女：「此諸事相，悉是尊者阿難降臨于此，以威神力令汝還命。」
是時，童女聞此語已，即於尊者阿難發起最上清淨信奉希奇之心，乃自惟忖：「先在園中，為彼勇戾大臣起破壞意，死怖逼迫心日迷亂，惡分位時深自厭患，省覺女身多為損惱。苦哉！苦哉！女人之名，比於餘類而極卑賤，眾苦所集，我今云何而能捨此志所厭惡女人分位？」作是念已，速起離會求一妙衣，持捧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禮雙足以衣奉上，發生最上清淨信心，思念尊者阿難最上功德：「前以真實加持之力令我輕安，汝法真實，汝言真實，汝於如來諸弟子中多聞第一，勝中勝上，上中最上，聲聞中龍，聲聞中師子，聲聞中大仙，聲聞中調善者，聲聞中鉢訥摩花，聲聞中俱母陀花，聲聞中白蓮花，聲聞中調御者，聲聞中導師，聲聞中月，聲聞中日，聲聞中寶，聲聞中髻珠，法中多聞者，任持教法者，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去除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善解脫，有大神用具大威德，及大光明為大施田。尊者如是有大功德，若法真實、言真實者，令我今日轉女人身成男子相。」
發是言時，以尊者真實加持力故，迦尸孫那利童女於剎那間即轉女身成男子相，所成男身色相具足，端正殊妙人所樂觀，諸妙衣服及莊嚴具而為嚴身。是時，空中自然雨出種種殊妙悅意天衣，其衣廣大遍空如輪普覆一切，於須臾間彼棄屍林中，衣輪映蔽日光不現。
爾時，彼會人天大眾見是事已，咸生驚異，尊者阿難有大威神功德如是。即時空中有無數百千俱胝那臾多天人，咸作是言：「奇哉！奇哉！廣大殊特實未曾有，尊者阿難具大威德，最上清淨作大施田。彼迦尸孫那利童女，持以一衣行淨施時，願力相續乃轉女身成男子相。大哉行願！殊勝若斯！」時諸天人俱生淨信，即於空中雨眾天花，復奏清妙可愛天樂。
爾時迦尸孫那利男子，以尊者阿難大威德力，隨自所欲圓滿意願，顯觀如是現果報已，發生最上慶悅之心，身毛喜豎，即起前詣尊者

阿難所，雙膝著地合掌恭敬，諦誠讚歎說伽陀曰：

「歸命難得不思議，　淨妙功德所莊嚴，
我於今日無所依，　由尊者故得還命。
若我今時不得汝，　清淨智眼所救護，
我之餘命不能存，　尊者今還施我命。
奇哉！功德大力勢，　奇哉！普施眾生喜。
今於色逼苦難中，　善為多人作救護。
奇哉！汝為應供者，　最極難得善清淨，
我以一衣表施心，　威神轉小成大利。
又復一衣至微小，　持奉尊者大牟尼，
隨自樂欲得圓成，　由汝善力現招果。
如我意者女人身，　積集廣大諸過失，
尊者威力所加持，　得轉女身成男子。
轉轉還同天人相，　天莊嚴具以嚴身，
空中復雨妙天衣，　繽紛而墜增歡悅。
如是功德妙福田，　若人不能如實作，
斯人尠福果利虛，　癡等煩惱怨所縛。」

說是伽陀伸讚歎已，時彼男子顯觀如是現果報事，即自思念：「我今所轉色相若斯，又復具觀愛非愛果，理事彰明，我今不復處白衣舍，應求出家。」作是念已，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禮雙足白言：「尊者！我今願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相，於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時尊者阿難即為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芻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
當於爾時，日照商主并其妻室，先為金色童子離別憂苦憧惶馳逐，於王舍城中街衢巷陌，偃仆于地施起旋伏，進止盤桓驚憂迷亂，舉手擊身高聲唱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哀聲逼迫而復涕泣。即時商主忽聞人言：「尊者阿難自空而來棄屍林中，為救護彼金色童子，廣為施作諸希有事。」日照商主并其妻室，聞是言已，如甘露水灌注心頂，發生極大歡喜之心，又如轉輪聖王受灌頂位最勝悅樂。即時從地宛轉而起，速速奔行出王舍大城詣棄屍林。
到已，乃見金色童子，如秋滿月清淨皎然，雲翳散空羅睺去障，近于尊者阿難安庠而坐。又見尊者大威德力，能生希有殊勝事相，天人驚異廣大神化。商主見已，即於尊者阿難發生最上清淨信奉奇特之心，全身委地禮尊者足。起已，重復雙膝著地，合掌恭敬諦誠瞻仰，大喜增極滿目淚流，乃向尊者阿難一心讚歎，說伽陀曰：

「奇哉！尊者大福力，　廣大威神極顯彰，
我今危逼惡難中，　尊者善為作救護。
奇哉！悲愍大勝德；　奇哉！妙智悉具圓。
汝一切智等世尊，　最上清淨而明顯。
如我今時為子故，　沈沒艱危苦海中，
尊者智慧大威光，　方便善為我救拔。
若我今時不得值，　尊者悲心為攝受，
我及妻子久已投，　憂苦網中無出離。
尊者今時來降此，　大悲威力所出生，
子已得渡憂海中，　亦復出離憂險處。
憂繩昔縛今得脫，　憂行遷流今亦停，
憂惑怖畏今已除，　憂籠拘繫而今出。
不為憂泥所陷溺，　不為憂刺所傷身，
不被憂蛇惡毒侵，　不遭憂箭而射擊，
不使憂劍所斷割，　不與憂怨相值遇，
憂惱大魚不相吞，　不遭憂火而焚爇。
尊者今日善所作，　妙光普照大眾會，
眾生淨眼悉開明，　一切心意咸歡悅。
尊者其名慶喜尊，　眾生利樂喜中生，
如是善開救度門，　我今獲得大歡喜。」

爾時，日照商主說是伽陀讚尊者已，即同妻室前詣金色童子所，以子育之心增劇憐愛，趨前持抱再三撫惜，大喜增盈滿目垂淚。父母同時舉熙怡目諦觀童子，說伽陀曰：

「秋天滿月吉祥相，　清淨身光普照明，
多種意願悉圓成，　父母欣復見汝面。
紺目睛光赤銅相，　脩廣殊妙極端嚴，
斯由尊者所降臨，　父母欣復見汝面。」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七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八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金色童子於生死過失心極厭離，即時告白其父母已，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禮雙足，作是白言：「我今願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相，於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時，尊者阿難即為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芻已，於須臾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證是果已；以宿命智諦觀先世相續業因，乃見自身極具殊勝大福威力，即作是念：「我今雖獲如是福力，然其福命有所盡限，今我所得如斯之報，應由往昔造諸福因。我今宜應為諸眾生，開發福門令生尊重，亦復顯明自福威力。」作是念已，即時脫自身所著衣持用淨施，以神力故，一衣脫已一衣旋復自然出現，如是數數旋脫旋現，脫已還生其數廣多，於尊者阿難之前積而成聚。其所積衣殊妙無價，光明晃曜如初生日，又如閻浮檀金焰赫光聚，返覆觀瞻其光益麗。
爾時，在會一切大眾見是事已，心生驚異，咸作是言：「奇哉！希有！奇哉！希有！奇哉！福者有勝威力。奇哉！能作如是廣大威神福事。若此尊者所脫之衣相續不斷，即彼無價廣大妙衣，而應不能得其邊際。」
時金色尊者即以此衣先奉父母，然後以衣淨施尊者阿難等諸苾芻眾，乃至棄屍林中所共集會一切大眾，人各二衣施以被體，以其金色苾芻威神力故，如是普施，即彼衣聚而亦不盡。
是時，金色尊者以自神力踊身虛空，往詣王舍大城，普遍一切街衢巷中，脫自所著金色妙衣，數量廣大積而成聚；然後普遍王舍大城，高聲唱言：「諸人當知，我今脫自所著之衣普施一切，汝等隨應欲受用者恣其所取。」諸人聞已，於剎那間乃有無數百千人眾廣大集會，咸共瞻覩，遍王舍城街衢巷中，金色妙衣積廣大聚，如初生日光明照觸，又如閻浮檀金寶光晃曜；彼金色尊者高處空中威光焰赫，猶如金山吉祥熾盛。一切大眾覩是相已，咸生驚異，面目熙怡如海波相，俱作是念：「奇哉！奇哉！是事希有！此修何因果招如是，威神德力而悉殊特？我等若能知所修因如實作者，當所獲果威神亦然。」
是諸人眾隨樂欲心，既生疑念乃相議言：「今此尊者威神德力殊特若斯，此為久修戒禁行邪？為具天眼智邪？我等今時宜應請問。」
時諸人眾互言議已，舉熙怡目合掌，向空諦誠瞻仰，歸命頂禮金色尊者，異口同音說伽陀曰：

「尊者所具大勝福，　而應獲得天眼智，
能施如是大威神，　尊者今應為我說。
若於此世或他世，　欲求富樂及功德，
修何勝行得圓成？　尊者今應為我說。
時彼尊者大正士，　發起增勝悲愍心，
開明廣大歡喜言，　妙音普遍諸方處。
我今宣說如是義，　顯明開示汝諸人，
如其次第廣敷揚，　汝等諦聽我所說。
我於此世及他世，　所獲成就眾福門，
富樂功德等希奇，　由修福故獲如是。
汝等厭離於諸苦，　樂欲成就快樂者，
應當速修諸福因，　即得福樂咸臻集。
諸有求成於樂果，　此世或復他世中，
一切獲得定無疑，　由修福故彼有果。
長者居士及商主，　婆羅門等眾類人，
受諸富樂廣隨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於人中樂欲得，　妻妾子息等眷屬，
善和圓滿適悅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色相謙恭眾殊勝，　開悅意目普觀瞻，
人中獲得妙威光，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於人中欲成就，　眷屬圓具不破壞，
財寶受用悉無窮，　由修福故彼有果。
欲具勝福及宿命，　出言聞者皆信順，
人中常得眾所欽，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成就廣大福，　在在生中常所隨，
人中受用稱悅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人中若欲得成就，　無數財寶悉豐盈，
久固無減復周圓，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北俱盧洲生，　彼所生無我我所，
人中壽量數決定，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田苗穀米等，　不種自然能廣成，
人中受用得豐饒，　由修福故彼有果。
劫波樹衣極殊妙，　彼衣自然非造作，
隨意所用覆身支，　由修福故彼有果。
又欲北俱盧洲生，　人中受報無間斷，
歿已得生於天中，　由修福故彼有果。
龍王勝報如天子，　所食飯等蘇陀味，
地中受用天福因，　由修福故彼有果。

王者威光勝吉祥，　所得具足天無異，
人主尊崇勝福增，　由修福故彼有果。
轉輪聖王及小王，　隨應所獲地中主，
同彼天主大威光，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人中盡無餘，　一切七寶等成就，
轉輪聖王用無窮，　由修福故彼有果。
毘摩質多羅王等，　一切阿修羅王眾，
受用常同帝釋天，　由修福故彼有果。
最勝毘沙門天等，　守護世間四天王，
種種受用歡喜增，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歡喜妙園苑，　是即天中勝受用，
常同天女戲園中，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種種天王等，　帝釋天主勝具足，
受用殊妙喜隨增，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一切隨所欲，　富樂受用悉無窮，
變化宮殿妙安居，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十種勝功德，　壽命色相勢力等，
一天增勝於一天，　由修福故彼有果。
欲界種種勝上事，　天中富樂等具圓，
自在受用欲界中，　由修福故彼有果。
隨所悕望妙欲樂，　天中受用悉如意，
所得不假勤力營，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梵眾等諸天，　修定行者居定地，
獲得離生喜樂門，　由修福故彼有果。
修定者獲定生樂，　愛盡妙樂復增勝，
得樂寂靜捨念成，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有諸佛聲聞眾，　各具第一勝功德，
威神廣大悉圓成，　由修福故彼有果。
於百劫中勤修習，　得證緣覺菩提果，
圓成勝妙福威神，　由修福故彼有果。
最勝無量無比喻，　一切功德普莊嚴，
圓成正等正覺尊，　由修福故彼有果。
美容盛年眾殊妙，　高勝種族德莊嚴，
妓女眷屬福所招，　隨意適悅而無礙，
修勝福故得生天，　具天女等眾福果。
獲諸悅意福所生，　一切所欲皆成就，
由修福故得不斷，　清淨勝慧所莊嚴。
因福能生淨信心，　捷辯記念悉具足，

因福能宣可愛語，　因福故獲大名稱，
一切皆由福所生，　殊勝善妙眾功德。
不有世間妙樂事，　不因福故而能成，
是故常求妙樂人，　應當修集諸福聚。
我昔因修少福故，　得值毘婆尸如來，
隨其樂欲得圓成，　畢竟廣大勝成就。
我昔曾生六欲天，　為彼天中自在主，
經歷多千俱胝生，　彼彼天中受勝樂，
曾無苦惱無缺減，　人中勝上亦復然。
轉輪王等最極尊，　受諸富樂皆具足，
故知福有大威力，　於彼在在所生中，
處處隨應我悉成，　受諸福樂大自在。
色相多聞皆圓具，　口出優鉢羅花香，
妙音聞者適悅生，　所發語言人愛樂，
我由往昔願力故，　今所得福亦復然。
色相功德等具圓，　見者咸生歡悅意，
此生家族極廣大，　珍財富樂數難量，
閻浮檀金妙色衣，　覆體莊嚴而可愛，
身諸分位廣周遍，　馥郁猶如旃檀香；
其香勝妙眾普熏，　隨風聞者生愛樂，
凡我所有諸求願，　衣服珍寶等樂具，
彼彼隨起思念時，　我即一切皆成就。
大釋師子淨教中，　我今已具出家法，
阿羅漢果妙證成，　居清涼地而寂靜。
我今只度於此生，　而復不受於後有，
亦不還復來此間，　已證無漏涅槃樂。
由宿業因所發起，　現受果報極廣大，
我今所感事雖然，　果報邊際亦不見。」

時，金色尊者說是伽陀已，有無數百千俱胝廣多人眾，得聞如是昔未曾有無限量不思議諸福事已，咸皆驚異發生最上希奇之心。即於世尊大師清淨教法至誠尊重，如其所欲隨自力能而行布施，發大誓願作諸福事。

爾時金色尊者，普為一切城中大眾無數種類，開發福門令生信重，如應宣說諸福事已，即運神力自空而還棄屍林中，向尊者阿難等諸苾芻眾，次第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國主阿闍世王，聞勇戾大臣先於園中，以憎嫉事於彼迦尸孫那利童女作無義利，金色童子本無過咎搆成罪惡，將令殺害而使棄

置，聞已悖然極生恚怒，觀視近臣而告勅曰：「汝今當知，此極惡人造斯惡行，汝應執往殞棄其命。」
時勇戾大臣隨從於王，亦在會中，忽聞如是王告勅已，懼死懷怖舉身顫掉，心目迷亂如火所焚，即起趨前忙然奔走。是時，王之臣佐及無數百千人眾俱生恚怒，競共馳走奔逐執取。是時多人既執持已，增劇嫌恚眾共打擊，痛苦逼身不能制止。
爾時，勇戾大臣以其危逼涕泣，前告尊者阿難言：「惟願尊者，起救護心救我此苦，我今無主無救無歸，眾所厭棄命將殞謝。」
是時，尊者阿難即告眾言：「汝等且止！勿應致殺，我當告語國主大王。」時諸人眾聞尊者阿難如是語已，即時放捨不復執持。
是時，尊者阿難即當顧視阿闍世王，王審其意白尊者言：「若此勇戾大臣能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乃至盡壽而為近事，我即如其尊者教勅今當放捨。」尊者答言：「其事如是。」時諸人眾聞是語已，其所打擊苦惱等事而悉制止。
復次，尊者阿難告金色尊者言：「汝以真實加持之力，令此勇戾大臣身諸痛苦悉得銷散輕安如故。」即時，金色尊者廣起利樂一切眾生深固之心，乃發真實加持之力，作如是言：「若法真實所言真實，今此勇戾大臣雖於我所作不饒益，我實於彼不起微細損害之意，此法真實，言真實者，速令此人身諸痛苦悉得輕安。」作是言時，彼勇戾大臣諸苦銷散輕安如故，即能昇舉，乃於如來清淨教中深生信樂，前詣尊者阿難所，頂禮雙足作是白言：「我今願於尊者法中清淨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相，於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時，尊者阿難即為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芻已。於須臾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證是果已，即時踊身處虛空中，出現種種神變事等，普使一切在會大眾身意泰然。是時，勇戾苾芻從空而下，詣尊者阿難等苾芻眾前，次第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一切大眾見尊者阿難廣作如是大威神力希有事已，是諸大眾於尊者所極生最上清淨信重，咸皆歡喜，諦誠瞻仰。
尊者阿難，普為大眾隨其種類如應說法。是時會中無數百千人眾，聞所說已，其獲果利成證有差，會中或有證須陀洹果者，乃至或有證阿羅漢果者，有發聲聞菩提心者，乃至或有歸向佛者，信樂法者，尊重僧者，各各蒙益如應而住，彼日照商主并其妻室於此會中見諦開悟。
復有無數百千天人，發生清淨信重之心，雨天寶衣奏天妙樂，又復雨諸天中妙花，謂優鉢羅花、鉢訥摩花、俱母陀花、奔拏利迦花、曼陀羅花等，數量廣大積至于膝。又復普散種種天花，周遍充滿棄屍林中，起尊重心以伸供養。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八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九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爾時，國主阿闍世王得見如是人、天、大眾種種希有神變事已，發生最上清淨信重奇特之心，作是讚言：
「奇哉！奇哉！實未曾有。尊者阿難自功德力，殊勝若斯而極明顯，復能開發如來最上清淨教法大威神力。
「大哉！大哉！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最勝知見所宣無上清淨教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而彼尊者真實所作。
「苦哉！如來聖日隱沒。尊者阿難，自功德光，挺然明照，普遍諸方。
「苦哉！如來妙月隱沒，不常明照，如彼羅睺阿修羅王之所吞蝕。尊者阿難，自智慧月，舒光滿空，普遍照曜，如俱母陀花林茂盛開發。
「苦哉！如來已入涅槃，世間離散，極大憂苦，猶如炎光，熱惱侵逼；尊者清淨，大雲普蔭，所演妙言，如甘露雨，灑潤世間，咸令歡悅。
「大哉！如來最勝意願；尊者正善，悉能圓滿。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聞持，普能開示。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荷擔，明顯若斯。
「奇哉！尊者於聲聞中，最上名稱，真實所作，能具如是，昔未曾有；自勝功德，大威神力，無邊眾生，利益成就，廣能開釋，彼一切智，大功德法。
「奇哉！尊者今能顯發，世尊大師大威神力，大悲所生，現饒益慧。」
爾時，阿闍世王如是稱歎尊者阿難已，發生最上信重之心，即起趨前全身委地，禮尊者足，然後旋起雙膝著地，身毛喜豎，合掌肅恭，說伽陀曰：

「歸命士夫中最勝，　歸命尊者多聞海，
歸命希有不思議，　歸命荷擔佛教者，
我佛淨教大威力，　奇哉！尊者正開示，
尊者希有復難思，　善為世間作利益。
所有如來無上教，　付囑迦葉大智尊，
迦葉囑累在當仁，　尊者今時實所作。
尊者為我作善利，　殊特思議所不及，
佛一切智功德門，　今日普令生悟解。

云何如來希有事？　尊者利益亦復然，
佛一切智大悲心，　今時悉能為開曉。
尊者現處聲聞位，　我之所見實希有，
如佛所發大悲心，　廣為眾生作利益。
摩伽陀國多人眾，　快哉！今日得善利，
一切放逸諸眾生，　因尊者故獲利益。
如來淨教付尊者，　等同如來分位中，
今日亦同善逝尊，　廣大施作希有事。
因彼阿難聖尊者，　廣現希奇大威力，
由斯想念正覺尊，　諦誠歸命伸讚歎。
歸命世尊大無畏，　頂禮正覺二足尊，
聲聞如是現威神，　起發利益眾生事。
所有如來大威力，　正善開曉令高顯，
世尊雖滅亦如存，　尊者善化無空過。」

爾時，阿闍世王說是伽陀讚尊者已，乃發問言：「尊者！日照商主并其妻室宿修何因？現招果報其勝若斯，居家巨富財寶豐盈，於佛法中見諦開悟。

「又，彼迦尸孫那利苾芻及勇戾苾芻，復修何因？此世巨富，廣積財寶，上族中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

「彼金色苾芻往昔修因，其復云何？於此生中果報殊特，處于富盛上族中生，端嚴妙好身相具足，有金色光常所照曜，一切人眾美目觀瞻，金色妙衣自然覆體，遍身馥郁譬旃檀香，優鉢羅花妙香口出，隨風聞者生愛樂心。生時空中自然而雨金色妙衣及俱母陀花，具如是等昔未曾有大威德事，而後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唯願尊者，善為開示。」

是時，尊者告阿闍世王言：「大王當知，此等皆由過去累生修諸福因，至于今世果熟邊際。現受其報。

「大王！汝今諦聽！乃往過去九十一劫中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城名滿度摩帝，其佛世尊遊止於彼。

「是時，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妙耳，止其城內居家巨富，財寶廣多數量增盈與毘沙門天王富饒相等，於滿度摩帝城中家族最上無與等者。而彼商主以富盛故，擇其勝族娶以為妻，其後因同妻室嬉戲遊樂，妻即懷妊。乃至後時其子未生，彼妙耳商主與五百商人同為伴侶，欲涉大海增盈息利，妻所懷子胎藏漸增。即時商主與諸商眾，出離自舍遠適他邦，隨力營為稍集財利，然於彼中其財或為大火所焚，或為賊盜，或為家人同伴竊取分逐而去。

「其後妻室先所懷妊，時分滿足生一童子，膚體麁黑容貌醜惡，具十八種可厭惡相，身口穢污惡氣充盈，家人眷屬隨風聞者返面而去。又復童子當初生時，舍中火起，財寶資生焚爇竭盡，無復遺餘。

「時商主妻忙然持抱所生童子奔出其舍，舍中所有一切財物資生樂具，火既熾盛而竭焚爇，所焚無餘火乃自息。

「時商主妻即入殘破毀故舍中，坼自半衣敷展于地臥置童子，于是長吁而自傷歎，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涕泣而言：『苦哉！苦哉！我今何故如斯破散？』

「是時，商主宅中所有奴婢眷屬營力人等，見是火焚悉破散已，咸生驚怖：『豈非我等由此惡緣亦悉破壞？』共言議已，棄商主宅分散而去。唯一女使素懷孝義，即自思惟：『今此妙耳商主宅中資財焚蕩眷屬分離，寂寞無依，一何所有。商主之妻單己無侶無所依怙，我今不應亦效餘人棄捨而去，今且但同商主之妻相依而住。』又復思念：『此商主妻家財資具既為火焚，一日之飡尚未能備，計將奈何？計將奈何？』

「時彼女使作是念已，即詣妙耳商主諸有親族戚里之家。到已，告言：『諸親當知，商主之妻于今居此貧困危急逼迫分位，汝等宜為善施方計養育救護。』

「時諸親族即如其言而為養育，其後非久親族舍中數數復現無義利事。諸親議言：『今此妙耳商主之子，極不吉祥而無福力，商主舍中由子生故一切破壞，若我諸親今時為其作養育者，我等舍中亦同於此非久破壞。何以故？此商主子聞其名者，尚生恐畏，況存養乎？』諸親即告彼女使言：『汝自今後，莫復來入我等舍中。』

「是時，女使為彼諸親眾殘毀已，即自惟忖：『今此商主之妻，於一切處都無依托，設何方計得存濟邪？或可今時我詣他舍求其傭力，隨得所直以用存養商主之妻。』時彼女使作是念已，即詣他舍執諸作役，計傭受直。得已，持歸營貿所飡，飼商主妻自身及子。其後母以所生童子具醜惡相，乃為立名醜相童子。

「是時，女使自後日日詣於他舍自竭微力，為彼營辦日中所食，工力既增酬直亦厚，一力無怠三命獲存，事雖如是然極艱苦。其妙耳商主之妻忽起思念：『我之舍中先有廣多奴婢、力人、親里、眷屬而悉捨去，唯此女使存養於我，我之餘命由彼而活，母族之中斯垂愛念，然其事繫時久，彼力單獨營作日深豈無疲懈？彼既乏怠或捨去邪？又復一力營工價直至少，所得既微不能存養，我今宜應自認宿業，釁累既然苦亦甘受，我當與彼女使同其傭力。』作是念已，即呼女使，同詣他舍計工取直持歸存養。

「然長者妻膚體細妙麁重難任，饑火所焚眾苦侵逼，於須臾間疲極迷悶，俛仰憩止涕泣長吁，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悲苦而言：『苦哉！我今何故受斯破壞艱苦？豈非他人昔曾見我於國城中獨為勝上，富有家財一切具足。何故今日福力斯盡，於國城中最極破壞，日詣他舍傭力存養，多種忍受苦惱侵逼。』時商主妻苦惱逼故，瞻視女使涕泣而住。

「是時，女使轉增悲苦，亦復涕淚發如是言：『苦哉！苦哉！商主之妻昔居富威，身著妙衣種種嚴飾，妙香花鬘莊嚴其體，口中常復含咀妙香。時嚥津液，又如天女，而常遊戲歡喜園中，飲食、衣服、諸妙珍寶莊嚴等具而悉豐足；奴婢、眷屬、親里知識內外昌盛，隨應所與悉得豐贍。何故今時如是破壞？所覩儀容誠堪傷痛，頭髮蓬亂塵垢污身，眾苦所侵舉體枯悴，片衣破弊膩穢增多，蚤虱縈纏惡氣充塞，國城之內最下卑苦，傭力他家營食存養，此破壞相實可悲傷。苦哉！福分速歸破壞。苦哉！富貴所成不久。苦哉！業報種種差別。』

「時彼女使如是傷歎已，復說伽陀曰：

「『往昔身衣諸妙服，　眾寶嚴具所莊嚴，
昔日天女勝容儀，　今居陋巷增多苦。
何故今時極如是，　一切福分皆破壞？
悴弱垢穢遍身支，　片衣破弊而覆體。
往昔儀容天女相，　人開美目共觀瞻，
而今醜惡鬼無殊，　見者咸生於厭棄。
往昔豐饒諸財寶，　國城之內為最上，
諸乞丐者施均行，　于今困極而貧賤。
往昔受用增歡悅，　家族富貴廣豐盈，
今時受報既昭然，　廣多憂苦常隨逐。
苦哉！輪迴堪毀責，　苦哉！富貴定無常，
世間快樂謝於前，　決定苦惱後當受。』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九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爾時，妙耳商主之妻同其女使，日詣他舍傭力取直，以彼醜相童子福力衰竭業增上故，所得工直日漸微少。乃至其後，自日初出逮于晚際，倍力營工價無所得。又復最後處處營作皆罷，無復傭雇。「時商主妻即與女使互相議言：『我等今時無傭力處，宜當周行乞丐。』言已，即時持一瓦器，自行乞食所有。醜相童子俟後成長能履步時，母即告言：『汝於今時，宜自乞食而用存養。』言已亦復授一瓦器。「其子即時持器周行街衢巷陌乞食自資，以彼童子膚體麁黑容貌醜惡，具十八種可厭惡相，人所觀者掩面而去。凡所往詣他舍門首，以其枯瘦穢氣充盈，隨風聞者掩鼻而行。或以杖木、瓦石打擊驅逐而言：『速離我舍。』其猶蠕蟲，周行城邑砂礫雜穢處處充塞，隨所往處皆為杖木、瓦石打擲驅逐，奔馳求丐一食竟不能得，所持瓦器亦為打擊所碎。「童子爾時為人惡賤，啼泣忙然奔詣母所。時母見已，拊膝哀傷，即作是言：『苦哉！我子艱危斯甚，彼何等人，無悲愍心不懼其罪？故打擊汝令受斯苦。』「是時，童子哽咽啼泣說伽陀曰：

「『處處往詣於他舍，　我本乞食而存養，
翻為杖木及瓦石，　見者皆來打擊我。』

「其母聞已，趨前持抱醜相童子，母大悲泣，說伽陀曰：

「『豈非汝於往生中，　昔曾造作不善業？
今被他人打擊汝，　非汝現生之愆尤？
汝身醜惡復枯瘦，　一切樂事悉離散，
貧窮困苦極艱危，　無人為興悲恤意。
苦哉！今時家散壞，　子身傷損器用破，
乞食之具既無成，　何能乞丐而活命？
父母離散子何託？　家宅破壞善相衰，
乞食之器一無存，　今時何人復與汝？
眷屬親愛及朋友，　主宰尊長悉分離，
乞食之器既無存，　今時何人復與汝？

何人見汝嬰貧病？　於中能發勇猛心，
苦哉！破壞至如斯，　由汝先世中罪業？
苦哉！汝是柔善人，　何故無人為悲愍？
人心堅硬鐵石同，　損害猶如利刀斧，
多種破壞復貧苦，　於中寧忍起害心。
見斯乞丐飢苦侵，　無人勇發悲愍意，
飢渴庄羸心疲極，　離散破壞一物無。
病苦縈纏熱惱侵，　誠哉破壞中破壞，
貧窮困苦愁憂面，　飢渴侵陵逼迫聲，
乾枯肩頸力微存，　見者何人不悲軫？
於中寧容打擊汝，　由汝曩生憍倨心。
今時疾病眾苦縈，　極苦無人垂愍念，
貧窮飢渴苦逼迫，　乞丐周行何所成？
或時極少見於前，　鵄犬殘餘之棄食，
苦哉！我身極無福，　而無方計何所作？
宿業斯為破壞因，　業主所持今如是。』

「爾時商主之妻說是伽陀已，多種逼惱相續憂苦，於其所住殘破舍前暫時存息。以其醜相童子先被打擊流血污身，抱持居懷，瓦礫雜穢不淨盈滿，以手拂摩童子之身，徐徐而起詣衢巷中。見諸豪貴上族之子，或商主之子，及餘富盛長者婆羅門等，身著殊妙迦尸迦衣絜白清淨，大價翫好真珠瓔珞耳璫環釧種種莊嚴，光絜殊妙花鬘眾飾。如是見已，迴觀己身，居極艱苦困危分位。又復觀其醜相童子，貧窮困悴愁憂面相，即時長吁滿目垂淚，說伽陀曰：

「『往昔富饒皆滿足，　眾寶莊嚴如寶山，
家族廣大悉圓成，　受用最上諸妙樂。
今時子母具破壞，　穢污之處為所歸，
巧出多種乞丐言，　竟無有人與食者。
憂苦大海波浪深，　逼惱怖畏無義利，
大聲高振危苦增，　貧窮深流今墜溺，
險惡流中水族滿，　破散波浪速復危，
極惡大病違害深，　貧窮濬流俱陷沒；
病苦憂愁如箭射，　師子吼聲振野中，
眾鳥聚居憂卵中，　貧窮憂苦亦如是。
昔於善人不行施，　不起清淨信施心，
今時無福子母同，　見諸樂事如怨隙。
往昔不曾施乞人，　厭棄尠福下劣者，

今生子母破壞時，　艱難危逼苦同受。
往昔地方諸賢聖，　不曾恭敬復輕慢，
今生子母破壞時，　亦被他人所輕慢。
昔曾觸嬈諸賢聖，　或復打擊於他人，
今生被他打擊時，　杖木瓦石苦當受。
昔不尊重於他人，　或復出語而呵毀，
今生子母破壞時，　所向被他還毀責。
先世不曾尊重人，　或復於他起輕慢，
今生極惡苦難多，　為他輕慢還隨逐。
子母先世俱慳惜，　見乞丐者不捨與，
我今貧困衣亦無，　他人還復不霑施。
往昔或於他人事，　多興違礙及障難，
今生眷屬悉分離，　徒增苦惱長悲泣。
往昔遲留及失時，　不施他人床臥等，
今生荊棘地中眠，　報應昭明自當受。
眾妙莊嚴諸床座，　往昔不曾施善人，
今生坐起地為床，　廣多荊棘而叢聚。
往昔不曾施鞋履，　及彼乘輿諸樂具，
今生踐履於地中，　觸處廣多荊棘等。
舍宅宵宿及器具，　往昔慳心不曾施，
恃其豪貴自尊高，　雜穢聚中今墮入。
往昔曾見枯悴人，　炎渴之時須水飲，
雖見不肯施清泉，　今生面目極乾悴。
往昔貧人及親友，　以飢苦故來求食，
不起尊重淨施心，　今生無食自荒亂。
昔見他人利樂事，　彊生多種嫉恚心，
于今還感卑下人，　他來於己生瞋恚。
子母往生恃豪族，　於他常起憍倨心，
或復觸嬈有德人，　今招極惡苦甘受。
無始輪迴生死海，　一切病苦大怖畏，
不曾施藥為蠲除，　今招大病常縈逼。
父母尊長修行者，　乃至最下貧窮人，
飲食沐浴不施霑，　今生無福招貧苦。
我今飢渴極疲悴，　飲食衣服悉皆無，
諸病諸苦逼迫心，　今時何人為救護？
子母今欲作奴婢，　何人容許願承事，
今時二命若獲存，　此亦世間極難得。
苦哉！先世不作福，　苦哉！貧困今如是，

而此國城大豐饒，　無人為我作依怙。』

「時妙耳商主之妻說是伽陀已，忍受飢渴，身心憂惱，子母同處隨業而住。

「彼妙耳商主昔涉大海營貿資財，船舫破散沈溺所獲，浮一板木，仗一家童，涉歷艱危扶持得渡。路中求乞歸滿度摩城，近屆一村宿止。

「于彼有一耕人守護彼村，其人見此商主素曾識面，乃自思忖：『今此商主何故瘦悴容狀？若斯諒其所獲金寶財貨一切破散，唯仗家童扶持來此。我今或以商主之家焚蕩事緣而告語邪？或復商主後當自知？』念已，即時持水授與令其灌手，復以二茎豆餅奉之令食。

「時，妙耳商主自念：『我今不應空手而歸舍中。』乃取一餅留之懷中，次破一餅與童分食。食已，明旦漸次前進。而彼商主容貌枯悴，身力困疲，著弊垢衣漸至城邑。時醜相童子先在殘破舍中，至明旦時，忽自思念：『我今飢渴消瘦若此，餘命雖存其將何用？我今宜往自求殞謝。』念已，即時詣其母所，前白母言：『我今欲往翁父園中。』母言：『隨意。』

「時妙耳商主既入城已，漸到本家，見其舍宅崩毀，眷屬分離，寂寞無依，唯一土聚。見已，自念：『我之舍宅一何如此？』商主即入殘破舍中見其妻室，同一女使寂居其內。妻之容貌乾黑瘦羸，破弊垢衣掩覆身體。見已，唱言：『苦哉！苦哉！何致于此？』商主言已，悶絕躃地，涼風觸身久還蘇息。妻乃趨前高聲號哭，徐徐具陳家之前事。

「即時，商主長吁而言：『我於曩昔不植福田，復不修作諸福力事，今招如是種種破壞，我於今時當何營作？復何適詣？當有何人而相顧矚？誰人悲愍斯貧困苦？我今沈溺貧窮大海，誰來濟拔？我今陷沒破散泥中，誰為洗滌？我今投竄廣大憂河，誰為濟渡？我今值遇貧苦深怨，誰為力敵？我今深植諸苦根株，誰為除斷？我今已固貧窮樹根，誰為開掘？我今為彼渴愛大火炎熾燒然，誰為息滅？我今為彼不淨所染狂象抵觸，誰為調制？我今為彼諸苦毒蛇毒氣衝蠢，誰為解除？我今為彼一切破散貧窮大軍而來鬪戰，誰為摧伏？我今為彼一切苦惱體性堅牢貧窮杻械束縛於身，誰為脫免？我今深處貧窮窟宅，誰為引出？我今久止貧窮之舍扃閉牢固，誰為開舉？我今為彼貧窮惡者固來侵逼，誰為遣除？我今淪墜險惡流中，誰為濟接？我今為彼貧窮艱險逼逐怖畏，誰為救護？』

「妙耳商主發是多種悲切言已，又復高聲，作是唱言：『於三界中唯佛世尊最尊最上，無有少法不知不見，一切解了，諸佛世尊法爾

如是。具諸相好光明皎絜，如日普照，又如摩尼清淨之寶；治瑩無瑕具諸勝德，如蓮花開、如日初出、如帝釋弓清淨柔軟，髻珠輪相光明焰赫，狀猛火中投以酥油轉增炎熾。又光明雲眾色具足，如孔雀身有眾色聚，佛光普照破諸昏暗，生老病死為三有籠。佛智慧力悉能開決，佛已積集無數百千功德善力所成相好。佛光絜白其猶白象白花白衣，如雪如藕清淨可愛。佛光煥耀如閻浮檀金，初出火焰光明顯照，其類山峯，廣大熾盛殊妙無比。

「『佛諸相中身毛潤澤一一右旋，圓光縱任自在照耀，眉間白毫現殊妙相，面輪清淨如蓮初開。又佛昔於三大阿僧祇劫中，廣以頭目手足身之上分，及身血肉、妻子、奴婢、象馬、車乘、妙好衣服、坐臥之具、金銀珠寶，已諸所有乃至王位國城，一切能捨增長無上菩提廣大勝行，以無礙力摧伏魔軍。清淨絜白如秋月輪，千光明鬘周匝照耀，高顯出現猶若山王，淨月光照雲翳散空，絜白之狀復如象牙，又如乳海如白花開，清淨嚴好佛身晃耀，亦如金山眾相嚴具，如孔雀峯，如瑠璃山圓光上燭。

「『佛以現證智火，燒除諸惡悉如灰燼。有諸天王常來恭敬，是諸天王各頂寶冠摩尼珠寶，及彼真金殊妙莊嚴，禮奉世尊淨蓮花足，而佛雙足皆殊勝相，足十指甲如赤銅色薄潤可愛，足指甲端猶半月相，其蓮花足清淨無垢具眾莊嚴，踐蹋眾生貪愛樹枝。又以智光照破一切無明癡暗，普盡世間同一親友，以無緣慈等愛眾生，住不思議大智境界，攝伏一切龍蛇等毒，廣大積集無數百千難行最上功德勝行，無量劫來廣修福事，以智慧劍破斷眾生無始一切煩惱樹根。

「『梵王帝釋十方護世等，諸大眾咸共稱讚佛勝功德，及佛正法，諸佛世尊起大悲心，普攝世間同一護念無復有二，以無二言平等說法，住奢摩他毘鉢舍那，善說三種調伏之法，已渡四流運、四神足，以四攝法於長夜中如理修作。成熟眾生，斷五分結，超越五趣，具足六法，圓滿六波羅蜜多，開七覺花，示八正道，善修九次第，定十力具足，名稱普聞遍十方界，獲得千種最勝自在。

「『晝三時中、夜三時中，常以佛眼清淨光明，普觀世間，何法是增？何法是減？何法艱苦？何法危險？何法逼惱？何法具有艱苦危險逼惱？何法微小？何法漸增？何法廣大？何者沈溺生死大海？我為濟拔。何者為彼諸業煩惱，大羅剎娑之所吞食？我為救度。何者為彼貧窮蛇毒所傷蠚時？我為解除。何者為彼瞋火燒心極炎熾？時我以法甘露雨灌注心頂。何者為彼癡冥所覆深暗逼惱？我以清淨光明照燭，安置於彼無上高極三摩地峯。何者久嬰極重病苦？我以八正道藥善為治療，普令獲得盡苦邊際。何者久處貧窮之室扃閉牢固？我為開舉。何者為彼無智暗冥障翳淨目？我以智藥善為開明。何者為彼極惡杻械檢束其身？我為脫免。』

「是時，商主復說伽陀曰：

「『大海魚龍所依止，　海水朝宗或失時，
如來隨感化眾生，　應時決定無差失。』

「爾時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普遍觀察此世界中，見彼妙耳商主貧窮困苦，陷沒艱危憂畏泥中。觀已，即時發大悲心，著衣持鉢入滿度摩城次第乞食。
「是時，城中長者居士，及婆羅門商主人民，及無數百千之眾，見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入城乞食，皆持上妙清淨飲食悉欲奉上，世尊如來充滿鉢中。
「是時，世尊為欲悲愍妙耳商主故，詣四衢道中央而住。佛身光明諸相具足，如初生日，清淨可愛，如雲住空，莊嚴殊妙，如秋天月，如劫波樹，又如珊瑚妙寶之樹，莊嚴可愛。復如金幢金樹，高顯焰赫，如眾寶聚高積寶山。自在次序猶如鵝王戲金蓮沼，行步直進如愛囉嚩囉天中象王處蓮花池，如師子王具大威勢，莊嚴奇妙周遍十方，大吉祥聚。如來足下千輻輪相，嚴淨殊特柔軟妙好，如來身有喜旋德文於二足心，有彌那相殊妙莊嚴足十指甲皆赤銅色，光明可愛如初生月，指甲狹長純一光淨，諸指柔軟如兜羅綿，足趺圓滿妙善安立，清淨皎絜殊妙無比。佛身光明普照十方，其光亦照妙耳商主殘破之舍。
「是時，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放光明，焰赫清淨猶如真金初出其焰，又如種種清淨妙花，開敷茂盛廣大嚴飾。時彼商主殘破舍中，內外普照光明映徹。
「是時，商主覩斯光已，深生驚異懼然而起，乃見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三十二大丈夫相，金光晃耀眾色莊嚴。見已，即發最上希奇淨信之心，即作是念：『我今貧乏，而無一物奉上世尊。』迴顧己身，見先所留一茎豆餅，持謂妻曰：『我先持歸一茎豆餅，今欲奉上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應悲愍，貧賤之物成最上施，物雖至少心極清淨，于今小植布施淨種，願佛受我此所施物，當得救拔貧窮困苦。』妻答夫言：『善哉！仁者！斯為最勝，以此善根當為出離生死之因。』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爾時，妙耳商主即作是念：『我於此城，昔時富盛而今貧困，以此少物如何行施？今雖如是，或此城中臣佐、吏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眾商主等及多人民，咸悉覩見我以少物奉上世尊，我今應求一葉而用裹覆，勿使他見。』作是念已，即時入已殘破舍中，遍求其葉竟不能得。是時，商主內自毀責：『苦哉！我今無福斯極。』傷感吁嗟，即時出自舍中，發生廣大清淨信心，但持一餅奉上世尊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清淨鉢中。施已，肅恭頂禮雙足，發是願言：『世尊！願我以此淨信施法微少善根，過此生後，當來不於一日之中受斯貧苦，得大富盛，諸所受用隨心圓滿。』妙耳商主發此誓願，禮奉毘婆尸如來之間，以佛神力彰現勝報，即時枯瘦羸弱容儀隱而不現，還復昔日圓滿妙好顯明色相，妙耳商主勝願所資適悅而住。于是，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滿度摩城，還復曠野佛遊止處。

「是時城中與妙耳商主先知識者、諸長者等中有一人，乃謂眾言：『汝等今時咸共見彼妙耳商主破散貧困艱苦若斯，不應棄捨，多能濟一一不贍多。仁者咸應共均所施，隨有施者同置一處。』言已，即時諸長者等，各以無數真珠、妙寶、耳璫、環釧及餘種種殊妙服飾，多百千種而用助施，於剎那間金銀、珠寶、眾莊嚴具其量高積。時，妙耳商主見眾所施殊勝事已，即謂妻言：『汝且觀此淨施種子能生善牙。』其妻即時心大歡喜，遙向毘婆尸佛肅恭頂禮，即時運置所施衣服莊嚴等具入自舍中。

「是時醜相童子先往翁父園中，以其飢渴苦惱逼迫醜惡增甚，童子心極愁憂厭惡，即自惟忖：『我今云何罪業所感，無福醜陋苦惱侵逼，命存何益？我今宜應自求殞絕。』念已，即詣波吒梨樹極高抄枝攀樹而上，枝折隨墜身，身體損傷極受苦惱。諸佛世尊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不解了。是時，毘婆尸如來以淨佛眼過於肉眼，見是醜相童子受斯苦惱，即時起大悲心，乃運神力詣彼園中，以百劫積集慈愛光明照觸彼身。童子蒙光照觸之時，身支苦痛悉得銷散，息除飢渴速獲輕安，即時舉身乃見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積集清淨最上難得三十二相，微妙莊嚴光明普照。

「童子爾時見佛清淨相好，殊特起淨信樂，脫自身中黃色片衣可及尺量，持以奉上毘婆尸如來，發生最勝清淨之心，置於佛上，及持

一莖迦蘭膩迦花亦以奉之。由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威神力故，其衣分量稱可佛身，花猶傘蓋，大如車輪住於佛上。
「時醜相童子見是相已，轉復增勝發生廣大淨信之心，即時恭敬禮佛雙足，發大誓願，說伽陀曰：

「『醜相童子隨力施，　如來最上二足尊，
願我從今過此生，　當來獲得妙色相。
身有金色妙衣飾，　金光晃耀所莊嚴，
口中優鉢羅花香，　身有旃檀妙香馥；
身如金色膚體妙，　一切見者適悅生，
一切愛染悉蠲除，　一切教義皆明了。
如理語義悉合集，　遠離一切非義利，
最上一切諸所觀，　諸相莊嚴咸具足。
願當得佛普成就，　慈心愛念諸眾生，
眾德清淨大吉祥，　諸妙珍財悉圓具。』

「醜相童子說是伽陀發大願時，以佛神力現彰勝報，即時童子極醜惡相隱而不現，轉成殊妙端嚴色相身如金色，自然忽有金色可愛嚴好衣服，從空而來被童子身，復有環釧瓔珞等莊嚴具。又諸天子空中雨眾殊妙天花，所謂迦蘭膩迦花、優鉢羅花、瞻波迦花、鉢訥摩花、俱母陀花、曼陀羅花等，及天妙香，謂旃檀香沈水香、恭俱摩香、多摩羅鉢多羅香、及抹香等。又復空中發大聲言：『奇哉！能於佛如來所種植淨施可愛種子，最勝牙莖現獲出生。』是時空中所雨香花，廣大無數量積于膝。
「爾時，毘婆尸如來即出園中，還復曠野佛遊止處。彼妙耳商主於自舍中，忽謂妻言：『我之有子今在何處？』妻答夫言：『童子一時來謂我言：「欲往翁父園中。」今未迴復。夫宜速往園中尋訪，或彼童子自殞其命。』夫主復言：『何故我子致如是邪？』妻復答言：『子以醜陋加復貧困，飢渴所逼事至于茲。』
「商主即時速詣園中，尋求其子。到已，乃見有一童子，妙相端嚴身如金色，其所被衣亦復金色，眾莊嚴具而為莊嚴，人所瞻愛如天童子勝相光明。見已，驚異即作是言：『奇哉！奇哉！具福之人能生此子。』言已，即時謂童子言：『汝是何人之子？』童子答言：『我是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即時深自惟忖：『今此童子豈非於我而翫戲邪？』念已，轉復心生疑惑，審細觀已，而復謂言：『童子！汝應如實而說，的是何人之子？』童子復言：『仁今何故如是推求？如實言者，我是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又言：『奇哉！童子！固相戲翫何至如斯？』商主即當審觀其事，如實知已，又復謂

言：『童子！所以然者，我子本來容儀醜惡，汝今狀貌殊妙端嚴，因何醜陋成端嚴相？』

「是時童子開熙怡目，即為商主說伽陀曰：

「『我昔為彼貧窮火，　炎熾燒然逼我心，
投樹攀彼極高枝，　隨枝墜地欲殞命，
枝墜身傷苦侵逼，　僵仆于地息微存，
爾時迷悶不覺知，　於剎那間命將謝。
是時毘婆尸如來，　觀已即起悲愍心，
以悲愍故大聖尊，　來降園中救度我。
佛身光明真金色，　三十二相眾莊嚴，
明顯猶初出焰金，　普遍照耀十方界，
蒙光照觸我支體，　觸時旋復得清涼，
由是一切和悅生，　無比甘露而灌注。
飢渴煩惱眾苦集，　一切不善居我身，
由佛慈光照觸時，　我於剎那皆息滅。
我見牟尼大聖尊，　最勝吉祥妙光聚，
由斯發我勇猛心，　見已我時能自舉。
世尊最上大吉祥，　猶如寶山而高顯，
復如電光遍十方，　我昔見已生淨信。
由是心生大歡喜，　脫身所著小片衣，
持以奉上佛世尊，　發生最上清淨信。
迦蘭膩迦花有一，　我亦持以奉於佛，
以佛神力住空中，　猶如傘蓋而遍覆。
彼時見已心歡悅，　恭敬頂禮佛雙足，
我以真實清淨心，　即於佛前發大願，
願我以此施佛因，　過今生已至當生，
捨醜陋相獲妙容，　畢竟出離生死海。
言已天降金色衣，　體相莊嚴亦金色，
身出優鉢羅花香，　口中旃檀香馥郁，
由此最上勝願力，　如我所作悉圓成，
如是多種妙相嚴，　所生諸相皆悅意。
大雨無價妙衣飾，　黃金之色復柔軟，
此衣俱時從我身，　於剎那間能出現。
是時復有諸天眾，　空中遍雨妙天花，
及彼清淨諸妙香，　所謂旃檀沈水等。
空中復言大奇妙，　又奏諸天妙樂音，
咸稱歸命佛世尊，　發如是聲遍一切。

今此所作皆勝善，　故我妙相獲如是，
一切見者和悅心，　色如金光淨無比。』

「妙耳商主聞是伽陀已，即時踊躍身毛喜豎，於須臾間發生淨信，合掌遙向毘婆尸如來恭敬頂禮，審諦觀覩妙相童子已，作如是言：『童子！今宜與父同復本舍。』時妙相童子乃於其父起尊重心，即時趨前而伸拜奉，作是白言：『善來，尊父！』言已，即同還歸本舍。

「爾時，帝釋天主遍觀下界具知其事，即作是念：『此妙耳商主能於佛所善作佛事，豈應棲止殘破舍中？』念已，即告毘首羯磨天子言：『汝今宜往妙耳商主殘破舍中，化成殊妙清淨舍宅，四寶所成八重層級。』

「是時，毘首羯磨天子受教命已，於剎那間至滿度摩城商主之舍，化淨舍宅嚴以四寶，八柱棟樑層級次第高顯妙好，戶牖軒窓垣牆具足，門置樓閣象牙莊嚴，如菴羅果。寶繩交絡垂珠花瓔，豎立幢幡周匝妙好，潔白嚴淨狀如月光，復如雪聚，繒綵間錯及有無數，金銀瑠璃水精瑪瑙，帝青大青等，諸妙寶而為莊飾，四門各各置一金瓶。悉用滿盛八功德水，復有無數百千殊妙珍寶充滿其舍。

「時妙耳商主還至自舍，見是殊勝寶嚴舍宅，見已驚異心生歡喜。其妻即時心喜躍故，持金瓶水授其夫主而用盥滌，作是白言：『仁者福力能招如是殊勝之事，此之最上寶嚴舍宅由何置邪？』妙耳商主加復踊躍最上喜悅，乃於毘婆尸如來發生廣大清淨信心，身毛喜豎，合掌遙向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恭敬頂禮發如是言：『佛是不可思議大如意寶，能為無上最勝福田。』作是言已，面目熙怡如蓮花相，踊躍歡喜，說伽陀曰：

「『功德所成大福田，　遠離一切過失等，
我植施種極纖微，　現招勝報斯廣大。
我昔隨心行小施，　曾無最上施資緣，
于今妙寶所莊嚴，　清淨舍宅從何至？
我昔舍中增憂苦，　無餘所有唯垣牆，
今何明豁狀雲開，　絜白清淨如秋月？
我昔舍中遍空缺，　蟲鼠來還孔穴多，
于今最上寶莊嚴，　窓牖煥明悉清淨。
我昔舍中多穢污，　狐鳴犬吠眾惡聲，
于今舍宇妙莊嚴，　諸寶滿盈從何至？
我昔舍中蛇蟲滿，　片衣破弊無所有，
于今具有微妙衣，　寶拂垂珠而可愛。

昔舍火爇亡人骨，　犬來齶齧惡增多，
于今廣有妙香花，　殊妙莊嚴從何至？
昔時貧悴深憂苦，　泣淚如雨日常流，
于今寶地淨無塵，　遍灑旃檀妙香水。
昔為大火所焚燎，　鴟棲門上穢污流，
于今嚴以妙珠瓔，　金寶色光從何至？
昔居破舍門雙毀，　空豁周圍無礙遮。
于今門戶水精嚴，　高廣妙好從何至？
我昔久居殘破舍，　傾危弊惡眾皆嫌，
于今堂宇妙嚴成，　悉是摩尼眾寶柱。
我昔貧窮苦逼迫，　悲聲普聞於四方，
于今鼓吹振洪音，　箜篌妙響復清美，
我昔舍中多雜惡，　焚餘枯骨悉充盈，
于今多種妙愛珍，　寶聚莊嚴充其內。
往昔象牙寶嚴具，　墜散燒爇悉無餘，
帝青妙寶今復嚴，　周匝盡成水精舍。
諸妙座具昔焚蕩，　觸目俱無藉於地，
于今種種妙莊嚴，　座具依次而周備。
昔時藉地以為座，　穢污諸物悉充盈，
于今柔軟妙繒茵，　處吉祥座而適悅。
昔於雜穢荊棘地，　鋪草為床而寢臥，
于今柔軟兜羅綿，　用作床敷深悅意。
昔時焚毀多雜類，　舍中穢氣廣充盈，
于今殊妙眾香熏，　滿室氤氳而可愛。
昔時內外皆焚爇，　誠哉破壞中破壞，
于今種種妙珠珍，　行列莊嚴深愛樂。
昔居破舍踈復漏，　鴟鳥來還糞穢多，
于今廣大妙舍中，　珠瓔垂布增嚴好。
昔時貧苦深逼迫，　伸手號聲怖畏多，
于今建立寶幢幡，　清淨莊嚴極勝妙。
頂禮如來大聖尊，　為福田師我歸敬，
今起悲心來此中，　救拔我出貧窮海。
歸命世間最上尊，　一切智號毘婆尸，
今起悲心來此中，　令我善得成就事。
譬如天中廣勝殿，　功德莊嚴不思議，
今起悲心來此中，　令我所居同彼勝。
我今歸向三界師，　高顯猶如枳羅峯，
我今居止此亦同，　狀秋天月而皎潔。

我念昔於此大城，　極受貧窮諸困苦，
由佛悲心來此中，　獲大財富而最勝。
我今植種方微小，　旋招果利廣復深，
佛於世間勝上尊，　何人不伸供養事。』

「妙耳商主說是伽陀已，於佛世尊益生淨信，乃作是念：『我佛世尊來降于此，令我獲得多殊勝事，我今宜應請佛世尊及聲聞眾，首於自舍微伸供養。』作是念已，即時商主於毘婆尸如來及聲聞眾，發生廣大尊重之心，迎請于舍，備以百味淨妙飲食，於七日中虔伸供養，飯食事訖頂禮雙足，作是白言：『乃至盡壽，我以一切受用之具供給供養。』

「當佛來應商主供時，他舍有一守田之人，於平旦時來詣主家受食而還，於其中路聞佛世尊有大聖德，彼妙耳商主持一豆餅而用獻佛，即時獲得吉祥勝相。聞已，即於近側問一優婆塞言：『仁者！彼佛世尊具何聖德神力？』

「若斯優婆塞言：『子今當知，佛世尊者功德巍巍，不可度量廣大最勝，我何能說？然今為汝取要言之，汝應善聽。彼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足最上大丈夫相，清淨莊嚴色光晃耀，猶若金山，日月光明不能等比，是勇猛者、具善戒者、妙身相者、善語業者、寂靜心者、妙莊嚴者、善面目者、善所作者、善知法者、善忍辱者、善辯才者、善調伏者、善化他者、知律儀者、善柔順者、能知恩者、善觀矚者、寂諸根者、斷諸愛者、息瞋恚者、破癡暗者、開解脫者、立正法者、止非道者、示正道者、顯真實者、斷疑惑者、息煩惱者、破諸魔者、救世間者、真大法王、真實大士、世間大尊、大智慧幢、大勇利語、大福德藏、大法本源、大聖導師、大法荷擔、大法聞持、大施福田，梵王帝釋恭敬供養，勝出世間利益眾生，一切最上，諸漏已盡息苦邊際，是大阿羅漢廣大明了，一切法律自在無畏，諸論議中問答最勝。

「『不為一切過失染污，開發一切勝妙之義，於諸色相戒行禪定精進智慧，雖復圓具無所取著，說法無礙，脫諸苦惱離諸戲論，為他開示損益之法，大慈方便普施眾生，具淨勝解以無上法開示調伏。

「『為大醫王善療眾病，具自然智三界特尊，身相敦肅無量威光，少欲喜足知時知義，正智具足摧煩惱冤，息三毒火八法不動。世間眾生極大苦惱，陷溺無智大泥滓坑。普觀察已，佛以智力隨為救度，佛於一切眾生起悲愍心，以自色相威力聖智，最上施作使令出離，佛為世間解脫諸苦。諸驚怖者善為安慰，一切沈溺生死泥者善為提拔，一切炎熱燒煮心者善施清涼，懈怠眾生普為開發起精進行。

「『佛於往昔無數百千生中，廣以飲食、衣服、座臥之具、象馬、車乘、妻子、奴婢、頭目、血肉割截支體種種行施，賢愚平等離諸有相。
「『佛於一切眾生起諸方便思惟利益，於一切時普觀世間，一切眾生老病死苦，愚迷動亂沈沒無依，若其現前若不現前，佛悲愍心普觀察已，悉安慰之。
「『如諸佛說，若無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諸功德，設經無數百千俱胝生中，終不能得無上寂靜大菩提果。所以然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勤修諸行，於一切眾生中最上最尊，具大名稱行安隱法，諸識圓明廣大精進，所發誓願畢竟無虛，破癡暗離諸過，具眾德寂靜心，調三業不染著諸根境，得自在無後有。具無量威德光，眾莊嚴大智藏，相清淨如滿月，天王龍王阿修羅王一切天眾，恭敬信奉禮拜讚歎。福慧圓滿仙中大仙，狀如金光初出其焰。法中自在法中最上，自度度他到於彼岸，一切上首為眾所尊，如大龍王，解脫無畏為天中天。善男子！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具大功德最勝無量，以少言詞豈能讚歎。』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一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時，優婆塞復說伽陀曰：

「『色相謙柔眾德具，　圓成妙好普莊嚴，
自捨如來大覺尊，　餘無等比最上士。
佛聖言說無與等，　佛聰利智亦無等，
佛聖解了復無同，　佛大牟尼無比類。
佛大法器無與等，　佛勝妙樂亦無等，
佛善調柔復無同，　佛極尊勝無比類。
佛為大師無與等，　佛為世父亦無等，
佛為善友復無同，　佛為親愛無比類。
無我無怖無不伏，　無染遠離於憒鬧，
已超三有險難中，　無怨無患常清淨。
清淨善調殊妙相，　念力具足大自在，
普開眾生利益門，　佛最勝上無等比。
總略真實眾德聚，　所說最勝如法儀，
佛為三界無上尊，　汝應信受此功德。』

「時，守田人聞彼優婆塞說是如來勝功德已，發生淨信身毛喜豎，即作是言：『彼妙耳商主以一豆餅奉上毘婆尸如來，種植最上清淨施田，於剎那間商主，即得離諸貧苦，仗佛神力，以極少物淨心行施願力所資，以是勝因獲如意寶。今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經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中，不得值遇極難得見，而佛世尊於百千劫中，修成無上廣大最勝利益眾生無量福行，隨起悲心，廣以方便救度眾生，生死煩惱毒蛇所蠚墜墮極苦，慈心愛念猶如親友。而我今者家無財物，雖久力營曾無小畜，然以淨心將自守田所得之食，雖極微小持用奉上。又當發願，普願一切眾生皆得最上意願圓滿。』彼守田人發是言時，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即以神力現住其前。

「時守田人見佛世尊，威德殊特昔未曾覩，身相端嚴猶若金山，其光晃耀映蔽日月。見已，即時發生最上廣大信樂，以清淨心持所有食，奉上世尊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清淨鉢中。施已，加復極生淨信，頂禮佛足發大誓願，說伽陀曰：

「『以此施佛所獲福，　願我過於此生後，
當起最上悲愍心，　普觀眾生作利益。
如佛所證無上道，　如佛相好眾圓成，
我當成佛亦復然，　普獲一切無等法。
如佛宣說於正法，　如佛成就一切智，
我當得果亦復然，　具一切智善說法。
如佛降伏魔軍已，　善轉清淨大法輪，
我當得果事還同，　降伏魔軍宣正法。
佛於生死大海中，　自度度他皆出離，
我當亦度諸眾生，　出離同歸無上道。』

「爾時，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即發甚深廣大雲吼音聲，為守田人而授記言：『善男子！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一切義成，為三界師具大威德，以勝上力降伏魔軍，如佛所行施作佛事。』
時，毘婆尸如來為守田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已，還復本處。
「彼滿度摩城一切人眾，普聞其事，乃至國王聞是事已，念守田人善根力故，王乃嚴整車駕來詣守田人所，發信重心，嚴以寶象上安其座，勅令彼人而乘于象，同復王宮授王半位。時守田人即白王言：『如王之命非臣所欲，如臣志樂願求出家淨修梵行。』其王即時勅從志願，王乃復宮。
「時守田人即於毘婆尸佛法中求佛出家，乃至盡壽修持梵行，其後命終生化樂天。乃至最後彼妙相童子，以具勝德故眾共冊立，如王法儀統臨王位，經六萬歲正法治化，謝世之後生兜率天。」
爾時，尊者阿難告阿闍世王言：「大王！於汝意云何？彼毘婆尸佛法中妙相王者，豈異人乎？即此金色苾芻是。其王昔見毘婆尸如來，以貧窮故，脫身所被一小衣片而用施佛，施已即發廣大誓願，由斯善業於天人中受勝妙樂，處處所生身皆金色，有金色衣自然覆體，生時天雨眾妙天花，乃至于今具大福德，身有妙衣旋脫旋生，具諸勝相。彼時妙耳商主者，即今日照商主是；彼時妙耳商主之妻，即今日照商主妻是；彼時女使者，即今迦尸孫那利童女是；彼時家童者，即今勇戾大臣是。」
爾時，阿闍世王復白尊者阿難言：「此金色苾芻復造何業？昔無過咎，為人虛妄構以染緣，置鐵叉上將殞其命。又復何因，旋即出家證阿羅漢果？」
尊者答言：「大王！過去世中有佛出世，名為妙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時有一國，城外有僧寺眾所棲止，中一苾芻善說法要。是時，城中諸婆羅門及長者等皆來聽法，利養供給咸共臻集。

「乃至其後復有苾芻，名曰無勝，來止此寺，加復明利而善說法，辯才無礙，言詞流澤音聲清美。時諸人眾咸悉來詣無勝苾芻之所，聽受說法，其所演說初中後善文義深遠，純一清白梵行之相。是時，四遠人眾聞已信慕，飲食衣服座臥之具，病緣醫藥皆悉供給，而彼先來說法苾芻，所獲利養由斯間絕。

「是時，說法苾芻即自思惟：『今無勝苾芻同止于此，於我利養必當間絕。又復由此利養絕故，彼多聞智者及諸信士，豈非於我不尊敬邪？』乃生怖畏。念已，即時虛構方計用遮其事。故往召一婆羅門童女，使其來還妄起染緣，謗訕於彼無勝苾芻。是時童女如命而行。其後一日彼說法苾芻與諸苾芻共會，僧房門首如常語論，童女忽來而謂眾曰：『汝出家人中豈有非梵行邪？所以然者？彼無勝苾芻向者於我逼以染緣，梵行人中此非道理。』

「時諸苾芻聞已掩耳，謂童女言：『莫作是說！勿使他人聞此惡言。』唯說法苾芻出不善語謗彼無勝苾芻，謂言：『如實不善所作。』乃至其後展轉聞于無勝苾芻。彼人聞已，即作是言：『彼說法苾芻何故於我發是語邪？』言已，即詣彼苾芻所。到已，謂言：『我於尊者無所觸嬈，何出惡言固相譏毀？』時說法苾芻轉起恚心，復出惡言增加呵毀，謂言：『汝有此罪，後當應受鐵叉之苦。』

「時無勝苾芻聞已自念：『如斯行業壞修行法。』知是事已，即自收舉衣鉢受用出離其寺，詣一樹下隨意棲止。是時，四眾見已，即同奔逐勸誘欲令迴復，竟不從命。時說法苾芻後自惟忖：『我今所作誠為不善，以利養因起惡趣業，如是審思心極追悔，我應詣彼求其懺罪。』念已，即時速出其寺，訪尋尊者無勝苾芻，深自毀責滿目淚流，猶如稚童啼哀莫止。

「是時，無數百千諸婆羅門、長者等眾咸覩是事，到已即時前詣無勝苾芻，頂禮雙足，作是白言：『尊者！我今懺罪願尊忍可，我如稚童，我如愚夫，我不明了，貪利養故造不善業，以虛妄緣出不善語，謗訕尊者深為罪咎！深為罪咎！尊者悲心願垂忍可。』

「無勝苾芻答言：『大德！我已忍可，我今但為心厭憒鬧，棲止樹下跏趺宴坐，端身正念修寂靜行。』說是語已，時無勝苾芻發生最上厭離之心，靜念世間誠堪驚懼，遷流謝滅諸行不停，五眾循環生死流轉，乃至帝釋諸天供養稱讚皆非究竟。念已，即時兩翼騰驤狀如鵝王，高舉空中清淨潔白，一切大眾咸悉瞻覩，發生最上淨信之心，即於空中現諸神變。

「時說法苾芻見是事已，即作是言：『苦哉！我今云何於此大仙聖者而興譏毀？』言已，悶絕僵仆于地。

「是時，妙月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知是事已，起悲愍心念此苾芻，無令嘔血而致命終，即運神力來現其前。而佛世尊乃舒清淨綱鞔百福相手，為彼苾芻摩觸頭頂善安慰之；而彼苾芻佛手觸時，還得本心即獲輕安，苾芻旋起乃於佛前諦誠懺悔。
「爾時，妙月如來普為大眾說伽陀曰：

「『士夫處世間，　口出惡言詞，
其猶利刀斧，　斷割於自身。
應讚而起謗，　應謗而起讚，
惡語由口生，　所出自不覺。
起惡心初小，　如博弈輸財，
此中大惡興，　謂謗阿羅漢。
心起毀謗因，　眾生墮惡趣，
心起清淨因，　眾生往善趣。』

「爾時，妙月如來廣為四眾宣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還復本處。」
復次，尊者阿難告阿闍世王言：「大王！於汝意云何？彼時說法苾芻者豈異人乎？即此金色苾芻是。昔於無勝苾芻之所起虛妄緣，惡言謗訕得果聖人，由是業報五百生中墮大地獄，一一獄中受苦報盡，復五百生墮餓鬼趣，復五百生墮畜生趣，彼彼報盡後五百生得生人間，一一生中本每愆罪。為人虛妄構以染緣，登鐵叉上受大苦惱，乃至于今惡業報盡，最後為彼勇戾大臣，枉執罪染置鐵叉上，我以神力救令得脫。
「大王！是人由斯罪業，故招苦果，昔以善根於妙月如來法中淨信出家修持梵行，由斯善業於今釋迦如來法中清淨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
「是故，大王！世間眾生寧自受苦，不應於他起謗訕心，自怖惡名不應令他亦招惡譽，若自受樂即當分與他人樂事。」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有無數百千眾生獲大勝利，或有證得須陀洹果者，或得斯陀含果者，或得阿那含果者，或得阿羅漢果者，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發歸向心受近事戒者；又復會中有但知佛可信、知法可歸、知僧可奉者。
爾時，日照商主即於會中右膝著地，肅恭合掌前白尊者阿難言：「尊者！我昔曾發願言，欲於自舍延請世尊及苾芻眾，備以飲食微伸供養，一一苾芻各以價直百千上妙之衣而用奉施。苦哉斁福！今佛世尊已入涅槃，我今至誠請尊者等諸苾芻眾，舍中供養。」
尊者告言：「善哉！商主！隨汝所願，我當同彼盡閻浮提，所有一切釋迦如來聲聞弟子，咸悉來集赴汝所請。」

是時，日照商主滿其所願心大歡喜，即時嚴絜國城內外，除去一切土石沙礫，豎立幢幡，觸處遍灑旃檀香水，垂諸花纓眾寶嚴飾，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如是殊特廣嚴布已。備設種種清淨最上香美飲食，至明旦時施設妙好茵褥床座，間布清淨妙香水瓶，食時將至，遣人奉白尊者阿難：「飯食已辦，願尊降赴。」
是時，尊者阿難即以神力踊身空中，放金色光普徧照耀此贍部洲，空中自然鳴擊乾稚，振發大聲出如是言：「所有世尊一切聲聞大眾其得通者，各各以自神力來赴所請。諸凡夫眾假以尊者阿難神力，亦悉來赴。」
是時，一切聲聞眾等聞乾稚中所出言已，各從彼彼所住方處，謂忉利天，及大雪山、大野山、摩羅山、佉禰囉山、香醉山、妙高山、持雙山、持軸山、儞民陀囉山，并諸園林樹下州城河池，及彼大海仙人住處，乃至路傍空舍棄屍林等，如是等處大苾芻眾從三摩地起，於剎那間各踊空中，如阿輸迦花，青黃赤白彩雲遍覆，自空徐來入王舍大城，於剎那間內外充滿三俱胝數，其類有三：一者、漏盡眾；二者、有學眾；三者、凡夫善眾。
是時，尊者阿難及諸大眾既至會已，上中下位依次而坐。時日照商主普遍觀察眾坐已定，即以最上清淨飲食自手持奉，尊者阿難及諸大眾飯食已訖，各滌應器，商主即時復以價值百千上妙三衣，而欲奉施尊者等眾，發清淨心瞻仰之際。
時金色苾芻知其父意，即作是言：「我今為父助行施法。」言已，於剎那間即脫自身所被金色三衣，次第奉施彼尊者等三俱胝眾，旋脫旋生衣無竭盡。是時，空中百千天眾俱發聲言：「奇哉！奇哉！甚為希有。」空中復奏種種天樂，雨眾天花。
爾時，諸方來會一切大眾，國主阿闍世王等，宮嬪眷屬臣佐吏民，舉熙怡目見是事已，咸悉歎言：「善哉！善哉！甚為希有。」又復三讚是言：「奇哉！植福果報殊勝。奇哉！諸福有大力能。奇哉！布施深固福田。是故應知，若植施種勝報不虛，諸有智者審觀，如是福果報事，其誰不植清淨施田。」如是言已，無數百千人眾合掌頂禮，俱發聲言：「南無佛陀邪！」
爾時，尊者阿難普為大眾廣說布施清淨之法，日照商主即從座起，右膝著地向尊者阿難，合掌頂禮三白是言：「尊者！我今獲覩如是勝相，非父、非母、非王、非天、非親屬朋友、非沙門婆羅門所能施作。唯尊者悲心善救拔我，如我昔日以恩愛心泣淚如海，尊者神力枯涸愛源。」作是言已，說伽陀曰：

「尊者已離生老死，　天上人中皆供養，
千生難得見聖尊，　今見無虛勝果利。」

時尊者阿難廣為一切諸來會眾，如應說法示教利喜。作佛事已，會中無數百千天人，及王舍城一切大眾，咸發淨心歸命頂禮，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各獲善利。」言已，即時從座而起，出離會中。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十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